



明齋先生集
十三

書

~ 16
2376
13

卷之六



和
2376
26-13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三

書

答姜叔重

錫朋

禮類云云無乃太過耶頃者梁君季通問及此事固知有今日之鬧端矣不料明者之見亦如此也栗谷之論晦齋大學只辨其得失而已何嘗謂之斯文大變耶尊先師未嘗參涉則只可告他使之去之而已觀同門愕貽之語驚動何至於是耶雖有世人之外誦我無所預則何關焉鄙見如此故梁君之問也懼煩不能答矣今承勤問必欲知鄙意故不得有隱幸



以此紙示梁君如何亦願勿煩於人以資唇舌幸甚
竊見諸賢之驚動如此無乃懲向來西溪之事耶
彼所以爲說前後一般黨人之所爲也今乃踵其
後作一場紛紜豈未之思耶無已則與同志從容
論辨作一說以明尊先師本意以曉觀者却未爲
不可也鄙見如此未知如何已丑二月十三日
別幅所示具審雅意鄙書之徑出非左右之咎則曾
已聞知矣凡心之所存人必知之况發於言與書乎
至於疏事事已過矣亦無可言巋然靈光之稱亦非
所敢當義理無形權度極難鄙見與諸賢所執未知

孰得孰失唯各加精義之功以看如何耳唯是疏中
所詆浦翁一款鄙意深用未安尊先師所引浦翁自
道之語未必有含蓄於其間而今乃推出言外微意
似以歸之於僭妄其後人之致憾豈是異事來諭又
似咎趙君之陳疏無乃又失恕人之道耶蓋浦翁非
與於今日之事而無端移乙輕肆侵侮於昔之盛德
君子豈非不韙之甚耶再疏時欲引入鄙名亦聞之
矣推爲先師之義亦欲鄙人之並免其意可謂厚矣
然鄙意只如前書所言故不敢以引入爲幸捨之實
當矣紙末所謂自新云云者似太過晦翁云云四字

則又不類學者之語淡爲叔重惜之幸加猛省勿爲此等辭氣如何未知賢意以爲如何曾與直卿言及故不容自外略布之宜密之諭敢不領悉子孫之外不卑他眼耳然心之所存人必知之如上所云卽所謂誠之不可掩也亦可呵也

答沈明仲

廷熙

前冬寶承惠札長牘二幅致意鄭重至今媿戢眼睛艱書且聞有意率婦下來佇有一奉之便遂遷延稽謝豈勝悚歎卽惟春和素履珍福拯無日不病衰昏日甚自知死期不遠無足言者久要圖本索之竟不

得無以仰副媿歎茲以栗谷先生所爲爲學之圖寫呈此寶出於晦翁之書而爲學者之指南者也服膺於此當必有得矣幸加意焉前書中所教多少具悉雅意爲學圖論敬處雖在他人書而爲圖綱領乃答林伯和書而爲之故敢有云云矣且非但論敬處其下諸目皆本於晦翁語其能一一諦講耶神昏且怙姑未盡復

壬申三月六日

所諭玩惕之歎吾黨之所共惕然者然自訟至此必有存省之不憚於中者幸益充此志以慰衰朽之望拯一味斯昏無足言者先銘不敢怠忘而心力凋耗

不能自力遷就至今凡百之類憊不振據此可知承此提撕為增媿悚如此而又誤有來託者辭以實情不復見諒良可悶塞自知不能而強顏應副在己心為不誠為人謀為不忠從此欲斷之悔不堅辭於左右自親者始也偶自循省因筆縷及想不以為訝也第早晚脫藁當有仰復癸酉二月九日令胤資才如此何待老朽之相勉惟在家庭之間日以遠者大者鞭辟近裏俾充其天賦之量耳別紙所示謹以鄙見說與令胤既是權奉則奉還宗家依禮行事之外恐無他道理矣蒙垂問不敢不復而妄議

難決之節悚仄

戊寅二月十七日

教示文字刪改之處謹當與令胤消詳一一依教而至於學之一字何必過謙至此士之為學猶農夫之耕也亦非過分語優以為己任務自充闡以光先業不亦可乎此實區區之望也己卯至月十日

頃於僂中得承正月念後惠札披慰至今比來清和想惟靜履對佳所教孤松齋扁不覺向風馳僚只此題目已自清灑絕俗撫玩盤桓自可尚友古人樂而忘老何用文字外面縫綴反害真趣耶第未知果能如計完了否山林終與在 cities 時不同晚節工夫殊

非小事爲之欽歎不能已已也令胤之才於科場則
已優矣得失只可付之於命而從事於經學實地以
爲遠大之圖不可緩也久習無益之文光陰可惜千
萬加意焉拯昏聩日甚精神日以茫昧日間常若溘
然雖欲自強不負餘日何可得惟得朋友盍簪稍有
提起喚醒之益而亦自難得每懷高居恨無由縮地
也偶有拙句錄呈此是病伏中絕無而僅有者恐煩
他眼也幸垂諒前日所示與堂叔唱酬云者是德升
耶德升詩原韻寄示如何近來不嗣音久矣常有戀
遡欲得以替面目

辛巳四月十日

頃承閏月惠書披慰至今病昏稽謝又至於今媿訟
何諭卽茲新涼想惟靜履清福馳仰彌勤拯弟婦之
喪悲傷何可言病弟老鰥相對生趣索然眞箇作粥
飯僧矣移居之計非他以此中傍路益可厭而山中
有水石可合幽棲云故聊欲就之以送餘日而已有
何別樣休咎情教及此豈或有所聞耶然其能辦得
亦姑未可必耳別紙所示豈不感不鄙之意哉而心
氣之凋剝益甚終恐勉強不得也奈何令胤見其書
辭每有向裏之語實地工夫當日有味失於外而得
於內天餉爲不少矣千萬難盡

壬午八月二日

三陽回泰遠惟德學彌新闔侯均慶區區馳仰不翅
例賀也去冬惠札並東遊錄承拜披玩寶同面晤邇
來數月得以破遣岑寂何慰如之敘記詳悉間有議
論詩韻和暢令人疊疊前日令胤所錄先已還之恨
不畱以參觀也父子同遊可謂好事歆歎無已天拯
之慘關於數命無可言蒙養之方小學備矣只當依
古人遺矩循循有序自當有成其敏鈍係其才性耳
有何別法如草木之長欲速不得觀來教似有正助
之病未知如何拯與病弟僅得依昨而自一家以至
親知無論老少凋落相繼老懷常多悲疚而去冬又

違失同志少友尤爲悼惜餘日無幾而昏憤日甚其
將如此漸盡而已自憐奈何令胤筮仕祿養可喜科
曰遲速亦自有數不足深畱意所望益勉於明誠實
地副此相愛之心耳千萬難盡只希靜養之中要加
不息工夫以收晚節之功以慰區區之望乙酉元月十八日
今夏以來益以憊劣尤倦於書札每憧憧於吾左右
父子間而不能以一字相候常抱媿歎昨承去月幾
望惠札始審還入京宅起居萬重披玩感慰無以容
諭自聞令胤筮仕入城固知難於分離矣第習靜之
久想非所樂然隨時隨處自有用工夫處使吾存省

之功不憚於日用則道未嘗須臾離也如何如何拯
日以漸盡與病弟相對視蔭度晷而已無可言者山
查情貶淡戢情味能消食云掛之壁上每食後摘嘗
耳落葉滿庭歲晏之懷倍覺惻惻無由盍簪以慰離
索悵然何已令胤齋居讀書當日有進益科事直有
數存今番得失復何足道加意遠大之業區區之望
也有書不能答幸恕病慵千萬將寒素履加護十五日
古人詩市廛差可隱未暇泛滄洲云者似或無害而
晦翁之大加斥責何耶承諭京裏不如山齋豈有所
感之淡耶舍弟老病人事已絕而分外通清祇增慙

懼與其孫一時騰名自恐有何災厄之隨之方與慄
惕耳聞左右亦有剡章雖晚栢悅之情身可已也亥丁

二月

意外令孫來見問而後知之愛其雅端一慰一愴仍
承惠札得審夏秋以來素履萬重無任欣幸此心苟
存動亦定靜亦定無非進德之地自訟之語亦令人
警省也第衰病二字無可免之道如鄙人者惟終日
放倒昏昏而已坐負餘日未知幾時觀化也雖欲一
訪聾甚不能與人酬酢有何益乎書札亦艱於謝敬
不如兩忘之為省事也只以路遠不得頻聞平安消

息為鬱耳聞令胤又入楓嶽云及此閒暇進學修業不可少緩而乃為此閒行徒費光陰於道路豈非可惜耶且何不南遊此間諸名山求益見其所未見耶令孫乍逢旋別殊用懸懸如許美質開導誘掖以遠到為期者想慈情於此當切切也歲晏加護副茲瞻

仰壬辰九月二十四日

意外忽見令胤直長之來訪面目幾不可識屈指相別已十餘季矣驚喜何量其間人事之變逝水之感亦堪一滄仍承惠札披慰倍常令胤冒寒委來留連旬日情義極可感也聖賢說話無非學者所服膺一

句一言皆可以收效患在誠心之不立而實功之不
加耳連日相勉惟在於此未知前頭樹立果如何也
此則在己不在人須與之申申如何千萬何能盡此
區區唯希加護歲暮以慰遠誠冬望日

與韓正叔佑箕

相別已周歲矣侍外為學之功日有進益否比來朋
友書中每以浪過光陰為自訟之語若只謙辭則可
矣不然而真未免浪過則誠為可憂人生豈無憂患
疾病之時耶以外事而廢學朱夫子以為無志恐不
可不警省也僕衰病歲加今夏眼昏尤甚憤憤無足

明齋遺稿卷二十三
言頃迫於恩命未免一番妄動只添罪戾而歸想亦聞之癸亥

與朴述可恭輿

尊家禍變更何忍諭侍奉之下日夜以憂慘度日者已過三時每想左右情事不堪盡然于心自初每欲奉一書相慰而把筆不忍提起以至於今一念懸結何時可弛拯殘喘慄慄爲未死前永辭先墓之計作此昇載之行而無由一握以叙此懷奈何奈何兒子入城使之進候付此一字千萬何能盡意

答李汝良玄佐

蘇文且讀何妨第何不於實學上用功而爲此泛濫計耶頃見容色不健正宜優游保攝姑以調病爲主勿太驚外稍加存養工夫如何沈秀才何不畱與教做耶泛泛隨他鮮有所益矣

與宋寬夫文壽 忠甫弼壽 正甫光壽

麟也君去之日率來于此方與厚兒同學兼小學史略何可往來廢業也茲令還送人馬須善告于侍下俾勿爲念且使專意於學如何龍也亦可起送也失今不學則仍爲不學之人甚悔日前之放過故申申之耳甲寅七月晦日

近來說話極紛紜十分慎言且禮說兩件之說頗多
極可慮人若有問者一切對以不知可也凡百耳可
聞也口不可言也須以前事痛自懲創如何隨處讀
書勉為本源工夫此為長遠家計幸勿泛聽丙辰
雖不能來若勤業不廢則好矣恐其未免偷浪度日
則不可說也令季尤不可任其情遊君之晚學已是
寬夫之過而令季若又失學則是兩兄之責也十分
惕念為可丁巳二
頃因一叔聞攜眷往忠州云若不可住京口則何不
遂歸侍下耶君為家長在遠外二季學業無與提挈

雖云形勢有不得已者亦恐君之不能思量也幸須
定居一處與二季同處讀書以為數季活計如何蹉
過少壯時節則悔無所及矣君則雖在羈旅或不至
全然弛廢而二季則漸以鹵莽力不能相聚誠不能
相感每念之有負幽明也肥未正 既望
此苟遺依昨而與賢輩又遠一步末由相聞僉亦不
能一來其為感歎不獨阻戀而已惟望寬夫更奮志
氣必以力學立身以承先志為心忠甫及季亦勿遂
廢棄書冊操持勤謹以副平日之望區區夙宵之願
也每念久要之言有時中夜無寐而形勢如許有若

相忘良可慨然雖未能相聚幸因優數寄書尺使知
安否且於辭筆之間可以驗見進學之工期耳千萬
勿忽

臘月五日

極戀之中忽承惠札慰不可言自嶺而京自京而鄉
不但行役之傷人抑亦光陰之虛棄今見書辭比舊
無所長進可知工夫之有間不能不為賢者歎咄也
賢者季已長大矣須自知力學追副先庭期望之意
不可悠悠度日而已千萬猛省幸甚

庚申二月十日

忠甫問所業則謂無著實工夫賢季亦然云季猶未
晚而如是浪過殊可悶歎幸相與勉厲如詩書論孟
之類一番精讀而綱目一帙循環看過要以書冊不
離於手則自有進益之效矣

壬申臘月二十三日

公達昨過聞其書社甚好為君兄弟深喜幸須隨眾
趕去勤勉不懈期於有成如何凡人為學不在早晚
只在立志之誠實用功之勤篤而已得此畏友強輔
正自不易十分鞭策以副區區之望如何

丁丑八月二十二日

答任志卿

震昌

今此云云雖出於科場失志慨然自歎之餘亦緣君
本來有志氣故不甘於卑陋汨沒起此轉移之念聖
人所謂困而學之者是也苟令此心日新又新無少

間斷則君之齒猶未三十何事之不可做也用十百之功充天賦之量以卒副我先人之所期唯在君耳既往之虛擲歲月何足悔哉若今日慨然發歎而明日忘之明日慨然發歎而又明日忘之悠悠歲月不肯待人而一時意氣不足以濟事如此則其所云云者適為自欺之歸耳

甲子元月三日

令胤容儀彌茂淡可愛賞須勤加誨督俾有成就如何然夫子未出於正則不可以教人亦須自加警惕以為身教之本也如何

庚午端陽後日

豈易及哉然不可不企而學之蓋無他道也如何

四月八日

答李體乾 延大

向來旅榻冒寒耐苦可謂勤矣而顧我初無實得無以相啓發追思增媿學非止讀書之謂也士而希賢賢而希聖先立此志然後可以有為隨時隨處無非為學之地而朋友相從亦不為閒追逐之歸矣千萬勉旃幸甚

庚申正月二十日

頽墮之歎鄉人之憂固出於自訟之辭然此心少放便至頽墮因循日月奄失芳年則鄉人之歸真不難

矣士既有志不可以疾病自恕如行役事冗人所不能無者而亦不可不隨處用功幸惟加勉勿苟自謙於書札間而已則拙者之望也

八月晦日

示變禮 國恤卒哭前私家諸祀停廢已成近例恐當遵行矣禮曹文移中所謂行祭如常者乃指國家大小祀事也非謂私家諸祀也蓋 大殿服盡故行祭如常云爾以臣民言之則乃 國葬前也何可比而同之耶練祥則退行而禫則過時不祭矣

至月十三日

即奉手滋深慰歲暮離索之懷第承又經重患未知

何證耶季少善疾多由於不能慎起居節飲食二款而書冊間斷光陰虛擲則非細憂也千萬自愛治心檢身閉戶看書亦却病之良劑也僕病陋只如昨前冬則猶賴朋友之聚得以溫習舊讀今冬棲遑疾厄呻吟度日無意味甚矣自歎奈何

臘月二十五日

書中自訟之意淡見不憚之功然城裏士子非科工則唯出入悠泛解頤談世而已此果何干於己事耶閉戶讀書唯於己分上著力方名爲學未知能加省察否如聚會陳疏妄論時事皆非士子之常分也適有懷漫及之

癸亥七月二十七日

自作之孽貽辱先人莫非我見識昏昧處身無狀之
致尚誰咎哉示諭陳辨云云可笑君之亦未免俗習
也人言有罪只當自省愆尤無辨以自修而已有何
紛紜辨爭之義耶自處如此則與我相從者亦只當
各加警惕以此道相勉而已嗶嗶向人甚非所望於
朋友也君不必以此事強疾來訪須待涼生身健一
來敘阻則幸矣不勉勉於學業而閒人事往還徒廢
光陰何益之有千萬心諒甲子六月九日
梁君來求奉安祭文鄙人以分義則誠有不敢辭者
而顧以老病日甚心氣凋耗書尺文字亦不能如意

故凡係斯文此等事不得承當前後辭謝不能應副
已有季矣以此竟未免固辭非但私心之缺恨如負
盛德梁君委枉未免虛行其為罪訟何可勝言茲以
略布區區幸惟諒察乙亥二月八日
兒子作縣能無得罪於吏民否隨聞相警朋友之任
也左右在近須頻加鞭策如何戊寅五月四日

答鄭夏鎮

所示從姊妹之為姑婦父子之為同堂亞婿以俗情
言之似為未安而禮意則恐無所妨未知如何蓋亞
婿之稱只言於同生而無稱於四寸以外者矣第念

兄弟之爲亞婿妻甥妹夫之互爲者亦於禮意無妨
而今俗以爲大禁若或有之則大以爲譏議云此等
處俗情亦似難擺脫也耶且孤陋見聞不廣須更加
詢問而商量處之如何

戊寅

答俞敬基

見之戀戀別後懸懸書來爲之把玩文與筆俱勝須
益勉勤不怠也外翁作宰西郡想西歸不可止與此
將成闊別恨相望隔江未別之前不得相守也光陰
易矢事故遷就令人慨嘆唯望勿廢課業以副區區

辛亥九月
十三日

委佯以書惠蟹六十淡媿有情也別已半月匪唯子
戀我我亦憧憧唯無廢日業他日學與身俱長而見
我則當爲子刮眸也此中兒子輩失友益惰真豚犬
耳相聚似遠可念可歎

壬子八
月二日

書與別詩俱至披玩以還爲增戀悵昨所奉讀書題
目卽我牛溪先生與學者書中語也佩服不怠則非
獨我之幸也詩儘好適此悲苦不能和追當和寄也
京中可與從遊者姑未聞吾所知者則皆方不在京
矣且姑未及於親師取友之年先從事於小學及通
鑑以待稍長如何

癸丑二月
十八日

別紙所示令人感歎世以斷指一事例蒙旌閭之興
既已呈於方伯則安有不成之慮乎但所慮者凡人
家庭之行只是人子之常節故非遇變故實無以聳
人瞻矚者而如斷指一事則鄉曲間有至性之人往
往有之而他無可稱者多矣今茲之事未知因方伯
有詢問之舉而爲之耶若然則他邑亦或有之若或
見例於此等則恐初不如無之愚慮所及如此未知
如何然既發則更難容商量矣

答金樂夫

最

別後倏已經歲未知比間有何工夫少時多疾雖云
壽徵其爲書冊之魔障則大矣且多疾則謹慎故云
有壽也幸須加意自愛勿致枉費光陰以副區區之
望也孟子別無難解處唯在熟讀成誦精思玩味雖
有不通者亦寡矣

壬戌正月
十七日

眷聚侍下甚翕可想而事育之艱亦非細事若不
此爲憂而易其內外賓主之辨則幾矣學者用功當
於此等處加勉幸惟疊疊焉

癸亥元月
十一日

方病暑負席呻吟忽得惠札有以因循放過自訟之
語令人起坐警惕暫如濯熱何慰如之衰頹善病志

不帥氣心堂不快如吾賢雖有憂冗何至全然至此
然既知其病傻不如此乃藥也何待問人且有何別
樣方法可以青效於工課耶惟就所讀書中致精循
序涵泳而有得焉則日用工夫次第無不在其中耳
惟加意而已秋氣漸涼讀書之工不可久輟也光陰
易邁衰老忽至外事紛紜不必聞問箇裏殊有真趣
味然後如此等往復亦免於一閒話矣如何乙丑七月十二日
所示通情於主倅事其在匍匐之義有難忍辭者而
邇來人事尤以罪戾蟄縮為分答謝之外不能作書

與人以此竟不得破戒孤負哀遲中委優之意媿歎
何可言稱家有無隨分自盡勿求煩擾於官事此為
士者自守之道古人有負土營墓者其為志節如許
豈非可法耶無以相助略布鄙見未知以為如何冬
外事更無所聞然此等舒慘不須計較惟自己分上
工夫多少而一任荒頽無能著力所憂在此而不在
彼也丙寅正月二十三日
頃還自龍溪聞君虛枉溪以為悵矣即承伴書委問
良用哀感且言前日不能轉訪之意實為真切尤以

感歎近得延平答問一讀之見其每於招邀之際輒以親側無人難離為慮其情意之曲盡藹然猶可想見以此不覺三復於來書耳

丙寅四月十日

此病與衰謀雖春生而生趣殊少少不力學老時悔此常談也而少時不知其言之真切只以為古人勉人語而已老而後方覺之而已無及矣樂夫亦季已過三十矣幾何不輟到此白首境界耶少壯光陰真是難再得之物切須加勉使自訟之語勿徒為紙上空言如何

丁卯元月五日

示諭欲讀節要甚善此書工夫大小大事勉旃為佳

己巳正月十八日

所諭志業之日墮實為吾黨之通患誠可警惕然素憂患亦當行乎憂患苟使此心無間斷則工夫亦有不息之功效深願加勉焉第麗澤之益為大而比來講習之風日熄閉門獨學易入於汨沒懈弛之域此甚可懼峽中或有後生之可與其學者耶若得有志者與同家塾則教學相長殊勝於兀兀而索居矣蓋與人講習儘能警情矣

癸酉元月二十三日

此學是終身事收斂身心者所謂持敬也日用應事接物必求當理者所謂窮理也只此兩端無有間斷

則雖疾病憂危之中無時無處而非學矣惟勉旃如

何甲戌元月既望

書末哀苦之辭尤為之愴怛而所患血證實非輕淺
區區奉慮不任遠情幸須念古人滅性之戒十分勉
護以慰區區之望求山之計亦甚不易亦須十分諒
思而處之以義理不可循情而過分以蹈世俗惟求
吉地而不顧其他之弊也憂中讀禮以盡慎終追遠
之誠且慎疾保生以體平日慈念此為至切如山事
求之有義得之有時誠不宜強病而汲汲也恐孝思
不能自節略布鄙見諒察為幸八月十四日

學不進之嘆自訟深切朋友書尺此等說話亦且罕
見可知點檢不懈工夫接續之意為之三復凡事只
可責志幸須加勉日新以副衰朽之望如何飢火所
惱至於心病則安用學力此又當用工夫處也丁丑七月
書中自訟之辭頗切其或有感發之端耶比因閱生
汝猷讀節要賴其講討得與一閱無非進德勉學之
語學者誠不可一日捨此書也君亦更就此書加工
以為晚暮收拾之地如何

答申黃州滿

前冬於禪服之中冒寒遠枉至今何敢忘其後擬一

奉書以謝且慰闕制而病昏人事不能如誠迄致闕
然一心懸懸如鯁即承去月所惠札得審比來體履
保重區區慰感難以言諭拯病陋只如昨而心氣之
凋耗最甚凡百不能自振既奉留家狀及諸文字而
一有繙閱旋復茫然一日之中旋開旋掩者多矣以
此尚未能卒業既受重託而遷延至此媿悚何極因
永叔聞有更枉之意或欲委送賢胤云幸勿爲此計
如何雖或起草亦須再三易紙非但慮有恩迫亦恐
遠路有虛枉之弊千萬諒察庚辰三月十六日
頃者樓院之會實出意外感戰情義何能己己只恨

行色恩恩不得更作山間一日之穩別後悵缺累日
不自釋歸路又承惠札稍慰此懷所教晚退先生誌
文下方 贈職一款謹添數十字以上而既書之後
又有所疑具兩端以稟在左右裁察而去取之耳原
誌中又有五字之改蓋某議已成云者不如據實直
書之爲當也未知如何挽詞祭文等冊眼暗神昏猶
未詳覽何能有所刪定第俟畢覽後還之竊計耳拯
分外 恩數不勝惶恐淹留尤爲難安過節祀後即
發歸程永辭墓下而不得十餘日之留分義私情俱
不得自盡自咄奈何九日

伏承令惠札憑審向來窮陰令候神相即茲春發竊
惟益膺新社區區感慰無以容諭拯老病已甚尸居
度晷朝暮就木無足言者十種歲儀之惠遠荷勤念
無任媿戢顧此屏伏賤分素不敢以匪分官名自居
親舊問存之外外方此等禮遺從前例不敢受非有
他意只是分不敢當故也伯氏令監曾蒙枉顧之義
以此曾有問而不敢辭矣於執事則未嘗有識面之
分誠不敢輒渝拙法冒受厚饋不得不奉以還呈虛
辱盛貺實深悚懼不知所以為謝也敬布心腹冀幸

答俞監司

命弘

諒察餘縷不備

答金監司

演

伏承下問札伏審比來暑熱台候起居神相萬社區
區感慰不任下誠示諭臨訪之意尤用悚慙前者令
弟佐郎再度枉過申致台教謹以實情仰對謂已蒙
下察矣今奉辭意猶未盡俯悉豈令弟未能道達賤
衷耶自量精力苟可以勉強則何敢為必辭之計以
負我鄭重勤摯之誼乎伏望垂諒勿復渾擬以安衰
陋之分千萬幸甚下惠醍醐益元清蜜無非夏月調
養之具至意見念一至於此既未克承副委託之教

明齋遺稿 卷二十三
則蒙此厚饋實非微分之所安理當辭還而顧以曾
已獲私之故又不敢徑情終未免拜受虛辱盛貺益
不勝惶媿之至拯漸愒遇暑益甚昏昏度日無足仰
道西溪事出於意外咄歎何已聞其病勢難支云尤
可憂慮昏憤伏枕倩草不備

答金性伯

天與

千里書來可替顏面常謂一麾南來而乃西去邈然
豈勝悵然庭闈聞奉往矣今知未也想尊府以爲嫌
也古人已有行之者抑何嫌也所要陋筆重違勤索
書兩先生詩以送早晚歸到花石可以展玩也惠饋

蜜果栢子知出於至意而蜜果櫃封非遠寄之物心
甚不安且鄙家祭祀不用故不欲以自養兼性所不
嗜虛致遠勤媿仄恐早晚又有念貺縷及如此諒察

爲幸

癸未九月
十二日

答朴汝重

壽岡

自顯道離親遠謫之後日望同罪少安微分而迄未
能得寢食不安衰病筋力亦末由一鞭馳去與其旅
榻比來秋懷益覺慘慄也彼輩構捏至其門疏而極
矣其疏所謂閔奸打訛真所以自道也所以欺天
罔人無有紀極其爲痛心不但爲私而已然欲從而

辨之則真成兩掌益貽世道之累不如一切任他以
付公議之爲愈也知向來委至洛下畱滯一月且有
與同志更議抗章之意固知至意所存盛義所激而
揆以事理如右所陳顯道之疏已不可追今何可再
耶幸姑勿以此事爲意如何今日吾黨之所共勉者
唯當就吾實學潛究力行庶幾傳扶一脉不至斷絕
而已如鄙人則孽自己作孤負忠孝已無可言區區
所望於朋友者誠切切於此幸加意焉

丁卯八月
二十一日

答李重碩

前冬蒙委訪於山中得奉一宵晤敘感戢何可忘也

昨又承惠札之問致意鄭重采增媿悚先狀一冊謹
受而伏讀先人患難相從之迹不勝嚶咽而又伏見
當時闔門成仁之節卓烈如是又爲之感涕不能已
顧此衰陋比昨年昏耗尤甚雖欲自盡微誠實恐無
以稱副見託之至意也慙懼之極不知所諭

十一月
十一日

壬午十一
月二

答洪友德友泰

書中自訟之語極知出於憤悵然不可只自訟而已
必須益勉讀業益充初志徒自慨歎無益也且雖非
讀書之時而心存於此念念不忘則日用事物無非

學也自當有進矣勉之爲佳

壬申九月十九日

書傳想已精熟未知更讀何書耶字字不放過無如左右者積累之久必得貫通之效須加勉焉

癸酉九月二十

所示兩冊題目重違委送之意忘拙書上而眼暗不成字媿悚第此兩冊實學者之所當終身從事者也若束閣而不讀或讀之而無得焉則非吾書送題目之意也惟僉賢之加意焉則幸甚

丁丑至月二十七日

答崔昇

家禮源流果有先人與市南俞先生共爲纂錄者而

久在草本中近方淨寫一件此中方謀更寫一件若成數本之後則奉借亦何難也第今只一本故難於

遠送耳

壬戌至月七日

貴鄉建祠事前冬辛上舍之來也以疊設冒禁及凶歲起役俱爲未安之意請其慎重矣乃竟至於始役而見其通告一鄉之文則鄙名亦入於其中極可悚然蓋前日陳疏旣以疊設見防則今日之事雖名爲遺愛鄉祠而亦歸冒禁自恨不能力言止之而此間李友子貞又率爾於其間以致此也深望僉賢毋以士論已發十分商量長慮善圖無致貽人譏笑如何

此等事多始謀不審終有九悔之境憂慮之切不容自外敢此煩縷千萬心諒

答沈天祺

示大學疑處略復于其左耳道里不邇何能每事遠遊唯願無怠向學之誠則不異於合席矣聖賢說話人信之為難若知其必不我欺則方可以委身從事矣幸勉勉如何

癸亥

格物致知章註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其下面曰一物格而眾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二說不同

二說果不同而各有主意上文則人疑天下之物必一一盡格下文則人疑格一物而盡通萬理故以為顏子亦未至此如此處宜更入心致思也蓋窮到七八分則其餘自通者乃格物之說也

所示近思疑處具復於紙末第此書難讀以為四書階梯而反難於四書不可草草也所示疑處太略恐未淡玩也若得同志之友相聚講討則殊勝於獨看未知鄉中有之否然習說而後有朋來之樂十萬疊疊以副區區之望也

甲子十月三日

無極而太極註列子不生不化之說未曉其義

明齋遺稿卷之三十一
列子說以爲不生不化者別爲一物在陰陽之外云
故以爲謬也

示院享事已悉鄙意於對面時矣無乃猶有疑於鄙
言耶令人媿悚蓋欲別建之人當問於鄙人而欲合
享之人則當問於玄石事理當然也昨森溪諸賢書
問於我已以當合享之意爲答矣貴鄉人亦當問於
玄石要之歸一而後可行如此然後士論可定而爭
端可息不可復如前日之草草重貽人譏也鄙見如
此未知如何大抵此事鄙人則已無他意於貴鄉矣
若只問於鄙人有若執文書者然而揮斥玄石之言

則豈非未安之甚者乎似當更具曲折並與鄙人之
意而就正於玄台俾止別建之人方爲盡善矣玄台
之意終未歸一然後方可以不能從之意仰告而行
事亦當周詳而無欠矣於賢不容有外略布鄙見幸
諒察之也若強排一邊之議而並與玄石而揮斥則
或別生爭端於意外亦不難矣幸加商量若果就正
於玄台則去路歷受鄙書以去如何

甲戌八月二十五日

所示昨答儒林書中所謂乖氣致異云者鄙意此雖
人心不淑之致而士林不睦無有和氣則不祥之災
所由生也只如來示所言有何他意也無論合享與

別建崇在鄙家私心憂恐若無所容不覺略布私慮矣又致儒林之疑則尤可慙悚今此宋生事亦貴郡儒林之災戾也以鄙家之故貽累於貴郡一至於此此後實無顏以見貴郡之士也謂賢當預本郡士論者非疑君也意君家從前與本郡士論同事故力或可以調劑故耳今知雅意在守靜淡以爲喜也勿預彼此之爭專意辨自家工夫便是實地幸惟加勉以慰遠者乙亥

敬身篇分無求多之分字乃分財之義則宜讀平聲而讀以去聲何也

方分之則爲平聲既分而爲彼我之別則爲去聲如分限之分

嘉言篇斥媪註牙婆未詳

牙婆者如村間合人買賣者也

善行篇纈文絹是何絹耶

纈斑駁之文謂絹帛結之而染之則結處染不入而不結處則染入有染有不染其色斑駁故謂之纈文絹也

答李挺字

書中多少似有不安於鄉里者雖未詳其曲折而爲

之奉慮不能已也然在我者唯當仁禮存心不校橫
途加工於忠信篤敬之地而已守靜讀書專意辨自
己工夫則外至之患何足道哉書辭少寬裕之意故
略布鄙見未知以為如何丁丑臘月十五日
理氣性情之說非可草草了當者昨於俯問不能有
所反復深以為媿栗翁長書明白詳悉熟讀而潛玩
焉則庶乎可以有得幸加意焉此實道理之大頭腦
處不可輕於論說並冀諒察庚辰正月廿二日
理氣之說若可以一筆容易句斷則諸老先生何至
有連篇累牘之許多辨論耶此前日所以奉勸以且

就諸先生書沉潛熟讀者也理氣謂二物而以不可
離者言之則一物也謂一物而以不可雜者言之則
二物也其說具見於太極首句之下非諸先生之各
主一偏也且為學有序近思錄序呂東萊所論實慮
學者之躐等也今願賢者且姑置此從事於論孟庸
學等書下學而上達焉則自當有得不須如此勞攘
也七月二十七日

與宋德翁命贊

意外開端至及於先正不勝驚駭之至所抵明村書
及前後通文皆披見矣前日同議共事之人到今反

明齋遺稿卷二十三
為攻斥未知何故耶况辛君與左右豈不親善而乃
至於此者亦何事耶殊以為訝也院儒僉尊問及善
處之方而不知所以為計鄙人實無夏為容喙之地
矣略布於院中答書取見如何可知鄙意矣大抵貴
鄉事自初至今為爭鬪之場者實由於吾家只自慙
悚咄咄而此後則於貴鄉事不問彼此皆不欲干預
千萬不能盡意辛巳

答權汝柔錄

昔曾於故友迂齋公挽祭文錄中得見賢者姓名而
心識之矣忽擊惠札如逢舊知不覺山川之悠遠也

第執禮過謙見稱過實有若請教者然則非衰陋之
所敢當也竊惟迂齋公文學行義實有淵源左右從
遊之久必有所講服者如鄙人者自少屏蟄人或疑
其有聞於家庭而本以不逮之資用力不篤孤露以
後益以荒墜今到垂死之境一無肖似之可言者有
何所得可以副左右勤懇之意哉唯嘗聞諸先人以
為栗谷先生所著擊蒙要訣及牛溪先生所抄朱子
書為學之方初學者不可不先讀也是以有來學者
先人必令先讀此二書而後及他書未知左右亦嘗
見之否今安邊有刻本名三先生遺書者即退溪先

生聖學十圖及此二書合刊者也安邊之去仙鄉不遠若印取而讀之則來諭所謂盡其職分之所當為以復其所受之本性者不待尋師訪友而可以得之於此矣然志立而後百事可做此要訣所以必以此為首章者也嘗悲迂齋之早逝而感賢者之誠意今於辱問之及有不容自外者略誦所聞如此未知賢者以為如何老病俱劇眼暗尤甚草復不能成字只

希雅諒

丙子四月二十七日

存養涵養兩段工夫

存養以心性言涵養以日用言皆通動靜說而存養

較親切

俛焉之俛字與勉旃勉力之勉字異義之辨

俛者俯首之謂今人不勤於事者必頻頻舉頭左右顧望勤者則直俯首專心不念他事蓋與勉字意則同而字義則異俛字是形容勉字之意也

中庸每章右第幾章下總論處或連書或不連書者必有意義解示如何

中庸分四節首章為一節而其下至十一章屬焉費隱章為一節而其下至二十章屬焉誠明章為一節而其下至三十二章屬焉末章為一節首章費隱章

明齋遺稿卷二十三
誠明章末章此四處連書而其餘則不連所以表分節之義可見矣但小註未見有言及此者未知如何物格格物之義雖蒙屢賜譬諭終不分曉且或者論格格物格格分作二義看

致知格物爲一事知至物格爲一事自人而言則爲致知知至自物理而言則爲格物物格格之者雖人而以物理言故格物也或以格物屬之人物格屬之物理則不是今以行路譬之以京城爲極至處以人言之則爲作行行至以路言之則爲窮路路窮至京城則路窮而行至矣行者人也而以路言之故窮路

路窮也

國恤中四禮私議謄去云未定之論不可出也先儒所論諸說之外其間鄙人之僭論者皆刪去如何既有先儒所論則人之見者自當裁擇於其中而行之鄙說思之甚妄恐不免汰哉之罪也

壬午正月二十六日

東歸時歷訪金副學則請見質疑文字看閱殆遍乃曰凡所答意正與鄙見相合至論答大學序俛焉之俛字義曰此善形容至論答中庸每章下總論處連書或不連書之義曰此條方被人見問熟觀而然之至論答涵養之義曰涵養

明齋遺稿卷二十三
二字本出宋賢養心如物之漸漬於水也養心以惡亦當如此不可專指日用而言於學者云考涵養本註養心以敬如物之涵淹於水而養之程朱子於學者工夫言涵養處甚多後來諸賢亦未嘗分善惡二義今者金令之說不有違於涵養本義乎

涵養與存養一般而存養則專言於心性涵養則包日用動靜皆在其中故於小學亦言涵養於氣質亦言涵養其義則如物之涵淹於水而養成云也人之漸漬於不善之事以之成習亦可以言涵養而第古

人之訓皆言於善一邊而未見其惡言也金令之言未可曉豈誤記之耶如習與性成之說則言於善亦言於惡矣金令之意豈出於此耶

長夏工夫又在何書此中喪威之餘老鰥相對真箇粥飯僧情況也幸賴道以及數三少輩相與講討極有喚醒相長之益令人忘炎潦之苦每說及左右恨無由縮地也道以方讀近思與綱目而思索益苦將必有所透矣其餘數人亦皆有志者益簪之趣不如左右前季之踴躍也別幅諸紙以心眼之益昏不能自檢先使東沫條復則皆與鄙見合無更可贅者遂

以其紙呈似而東洙之所未論者就原幅中略復裁
察如何

歲暮窮陰靜况安穩否信息久阻馳僮無已且聞嶺
西凶荒無前人民流散云嶺東則不然否前日別紙
所示病昏艱於檢看稽復至今媿歎今冬則未知有
何工夫此中雖有一二學子之往來者病昏日甚自
不能勉強安能有益於人只自撫玩光陰悲歎而已

癸未臘月
二十二日

東洙雖在憂中不廢學業而時有吐血之證且有
眼患是為憂悶書齋時有來留者而病昏日甚無

以相益可媿後生中亦不無可望者而未知幾箇
能展拓地步也

四書正文下字音反切及集註中疏釋文義處
或有之而不舉先儒此朱子所為耶抑後來皇
明人編成大全時所錄耶

正文下字音反切恐是朱子所為也註中無先儒氏
者未知誰言曾問於玄石謂似是胡雲峯四書通之
說而編小註時所掇入者云

朱子曰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此兩句意未

能詳解

此語見心
經發揮

所謂回頭看者即反顧收存之意所謂向前看者即
隨遇裁處之意未知如何

慎君之不淑驚怛無己不得一識其面尤可悼恨西
溪臨老遭厄自關其數豈世人之所能為耶其乘化
安歸亦可羨也陟州之出可謂清福與高居雖南北
稍遠豈無相從之便所云辨訂冊子亦必精詳須一
一講討歸一如何前後所示小紙每以鄙見略復亦
與君輔訂之可矣病昏不能檢看書冊多出臆見必
多謬誤也昨聞吳掌令入城自此傳書似復有路而
或不無累人之嫌未免赧赧未知如何書齋雖有一

二往來之人病昏日甚無以開發是可懼也

甲申二月十四日

兩書一時遞到阻闕之餘披慰沒量第前則無病而
比來多言病前則不言貧而今書有之病則妨於講
習貧則事育為艱為之奉慮俱不淺也示諭日用工
夫可見存省不息之意千里好音何以逾此德不孤
必有隣吾心誠在於學則必有同志者相從慎君雖
逝豈無可繼者更希日進又進勿致退轉終當有所
至區區每以為望耳病弟終季在淨寺有同老僧其
鰥獨之况可想

十七日

前來疑目略復于原紙以還第昏忘日甚此等酬酢亦艱此後則恐亦廢矣抱孫之慶為之仰喜男女雖有輕重慰情何間焉此亦孫婦近當解媿方以為企耳但抱孫已覺催老况於曾孫乎餘日已索而所就無可言是可媿懼也如吾左右視此尚少宜加勉勵毋致老悔而無及也自訟之餘略布區區乙酉至月二十一日令胤大小科解今始聞之小科則會試見屈可歎大科榜時未得見未知又如何得失自有數存只可盡心於在我者耳拯日覺昏劣頽卧度日無事過夏未可必也名入儒疏又入臺章自作之孽有不足言而

身伏草莽累及世道每如此自咄而已所問諸說當有奉復者而書札每招尤悔未免有一切斷止之意懲羹吹虿亦可笑也唯在心諒明村已入地矣浩然乘化無所媿怍後死者可羨而不須悲也庚寅六月五日山中先蹟所留處荷一一記示拜感無已第仲父未躋冢頂頂上何以有刻耶無乃亦後人所為耶鄙名書於毗盧頂上一石約同行一僧刻之矣今無之則其僧必不踐約也可笑山人之無信也頂上只有一石無他可題名處然題名亦不關追思只如一夢留名何為也

與鄭長源

游

城西一見忽忽十有餘載一念懸懸何嘗暫忘聞加
冠聞委禽每聞為之喜與感并又聞從學老峯座下
此何異庭訓想已斐然而恨吾病螫無由就叩也尊
先君苗而不秀志業長湮朋友之痛至今未已望賢
之及時力學揚名顯親區區此懷言何能盡之也每
欲以一書嗣音而居遠便稀耿耿未遂今因尊季舅
從者附此相問幸因便惠書使我得以玩其文筆而
如見面目也

丙辰十二月二日

京鄉隔遠之故至今尚未一握每用懸懸悵然而已

前日惠書得於襖中而未遇的便因仍闕謝淡負奉
念之懷邇來侍外學况何如前者耳患其能醫治有
效否目視而心悟則重聽何妨淡願勿以病沮廢加
意於學業區區之望也此踰蟄窮谷衰病頽侵無復
可言無由盍簪一抒情素奈何兒子開春當入城當
使之委候姑憑遞便申謝亦希因便頌寄手滋使得
以如見顏面也

壬戌十二月七日

歲初惠書至今畱在案上時一披玩以代面晤雅志
之能自植立如此感歎慰幸非尋常比也前日所託
文字謹以識之於心矣早晚不死當有以仰報所恨

九原難作無以抒討今日苦懷也奈何奈何無因一

丁卯三月十七日

握唯希勉勤學業不墜家聲以副區區
昨於交河歸路得承惠札於明村具審多少示意且有
有驢行之資極知吾賢惓惓之意不勝感歎其不能
來見誠如所諭苟此心不渝豈必見面而後為信耶
然所望於賢者不止於此更願益勉於聖賢遺書使
所知日新所履日進益自充闡於遠大工夫以毋負
我先兩世愛念期待之至意如此然後方可謂不墜
遺訓千萬勉旃如僕者非但罪累纏身衰疾已淡將
泯泯昏昏以趨於死雖有相愛之誠無地可效只堪

媿歎向者聞驪陽公之喪欲以一書奉慰書既封而
更思之病蟄人事不宜煩廣何能自盡於情義耶還
復寢置不能送呈矣今因修謝並以呈似只冀左右
知此區區一覽而去之耳紙末早晚有一訪之語若
得相見豈非幸也而無益於講學徒為累於彼此未
敢深願耳書不可盡統惟心諒

戊辰正月二十九日

意外浩汝來訪既致惠札又傳雅意披慰之極不減
面晤向來事當時辭之固善縱不得辭長者之命倉
卒未能拒亦勢所然也何至以此仍為相阻耶然此
事亦只在君之心若君之心以其言為是則將拒我

之不暇不然則吾無拒君之理亦決於此而已今知歸程由此縣路恨於其時不得相遇一說破也先人書札不勝感涕又見雜在冊間極知致意之勤如此益以欽歎瞻出後當依示奉還耳此中亦有先尊文手札數十幅亦欲作帖而傳後先尊君書數紙亦有之後日當呈覽也浩汝再宿而歸多少付此不復一一所希勿以憂患自沮潛心勉學益以充闡以副遠望

望已巳八月四日

所示先尊文與先人一札前日搜上遺札中不在耶此中則無復留者矣若不在其中則當時似不得收藏矣追歎奈何自庶安來候慎齋事昨見金生萬圭而問之則慎齋先生未嘗為日記無可考文字云矣先人曆書所記以別紙書呈第未知有何欲追考之事耶舊事日遠知者漸稀老病垂死無與開懷承此示諭為之感歎恨無由有盍簪之便也浩汝頃過為飢所驅觸熱奔走良可傷心所希饋奠之暇加勉於書冊工夫以繼先志區區之至望也

已卯七月十八日

多少示諭不減面晤先墓文字能諒鄙誠復有訂教仰認雅意之如此感歎難量為祿之仕古人之所不免唯在隨事隨處不怠存省之功即此無非進學之

地幸加勉焉 壬午六月一日

論孟小大學徹上徹下修己治人舍此何求焉淵故知新益以充拓無以摧頽自沮棄區區之至望也 癸未

十二月十四日

旱災之酷遠邇同然 聖上之親禱至再憂恤靡不用極至誠動天今望前若或澍應則猶可以救得一半日夜瞻祝唯此而已有分憂之責者亦當職思其外預務節省以為前頭活民之計不可但付之天運已也甲申六月十日想已思量到此不待人言也 甲申六月十日年事大失遠近同然公私憂慮有不可言救飢者之

為憂甚於飢者未知何以為計耶唯節省一切浮費

一以救民為事則或庶幾耶勉之幸甚 乙酉九月一日

意外之厄至於經夏於福堂暑濕所傷必不貲為之憂慮豈能少弛今聞已得無事出場未知還歸鄉廬耶抑仍留洛中否氣况平善否仍念外至毀譽雖不足道以尊家奕世清白國人所誦而至於君身蒙此黯黹令人慨傷久而不已然君子自修之道唯在反躬加省有改無勉而已十分惕念以為懲前毖後之圖如何區區不容自外有此心告能諒之否 丙戌七月八日聞再從所傳君以向季鄙書中有則改之一句為慊

云爲之一笑鄙書今不能記憶而必以初聞君遭克不知有何苗脉以致人言略舉古人省身之意以相勉而已君若以爲無是事則吾豈不信君言而信他人之言耶何至今畱在胷中耶此亦其後不得面敘之所致也是可歎也拯自喪舍弟之後無有生世之意而老而不死尚有殘喘旨聾尸居苟偷朝夕而已無可言者平生叨竊致位至此實古今之所未有也身伏草莽鬧及朝端亦古今之所未有也孤負國恩貽累世道將死有餘責矣亦每自悼自怪而已至於華宗台公北塞之謫尚未蒙宥每念其緣我而至

此惕然若身負其罪未嘗食息而忘也再從往卜芳鄰可謂得所但畢竟未知何處果爲福地也良可浩歎此只是朝暮之人耳未死之前無由更奉顏面臨書悵黯不能爲懷所希勿以閒散懈於學業勗率諸胤益勵晚節以副垂死之望

辛卯五月十四日

答趙桐枕

書中縷縷出於至意旣以仰悉所存之一二爲之欽歎而又媿衰陋之無足以得此於哀左右也尊王考先生遺文寶蒙先丈之不鄙俾得以細繹而反復焉恨此病冗怠緩迄未卒業竟未及仰復於在世之日

幽明之間罪負何勝昨與申生美汝約更爲對討一
過庶以追盡此誠而申生尚未至此亦又被善山趙
汝常託以浦渚先生文集年譜等校讎之事加之病
憤眊昏姑未免倚閣如此遷延一心常用耿耿承此
示諭益切慙悚別紙變節之俯詢皆節目之大者未
容僭易容喙而委致之及不敢不復唯在裁擇之如
何耳

丁卯至月
十一日

所示 國恤中變節其所異同誠如來諭安敢以妄
見有所折衷曾與玄石略講之欲從龜峯說而玄石
又引栗翁有官無官之論以爲行否之分未知果如

何也唯在僉哀之裁擇之耳內喪不同一款鄙意亦
如來諭而玄石曾以爲不然其後未能更論矣吉祭
則當四時之祭月則不待踰月已有註疏之文何可
違也不待踰月之義則或人之說似是註疏之意適
在房未及取考禮書幸考見之如何拯今季衰病
頓甚長伴枕席且日昏廢書尤無可言者承諭及遺
命寄意鄭重旣以感悚又媿無以仰答也唯所希者
日加勉勵以充所立之志庶幾日有所事日以向前
而區區衰朽得借餘光幸矣前日先先生遺文數冊
今付申君納還相與傳愛以垂久遠此後人之任也

勉旃幸甚

戊辰十一月十三日

答李伯邵

世德

正容謹節慎言敏行讀書有課勿令間斷皆初學急先之務也隨時隨處心不忘學則自能進益矣幸須孳孳勿怠以副相愛之望巳未四月六日久耐寒苦固慮生病書至果爾為之奉牒但此春生想對時和泰也人例於新舊歲換之際皆懷警惕過數日後則還復悠泛以至於老悔者滔滔是也則季少不可自恃富強而怠於進學也自訟之餘漫及之

耳

庚申立春日

書中叩問甚切可就朱門旨訣一一體究不待他求而知之矣雖復善誘何以加此願恐賢者志之不篤有此低徊耳臘月二日

有書不能答而問存不怠感君之義而媿我之慵也第每以病字為不能勤業之歎未知芳季所崇何證耶血氣未定聖人有戒季少多疾十居八九千萬自愛看書則放心常收寡欲則諸病自退幸試加工而默察其效如何辛酉五月二十一日

索居中非無朋友之往來者而非但自無真得無以益人人亦豈有真箇立志遠期者每念吾友志氣不

月

卷二十三

四十二

羣必日有振奮自力者而無由益簪每用悵然而已
第未知比來讀得何書有何工夫俗學聲利場中初
心能不退轉否乎千萬加勉且因書略示日用功程
如何

壬戌至月
二十五日

僕之情勢異於他人而實無才分力量可適實用若
隨他旅進旅退則無益於國家而但失其本心故平
生自矢為沒齒溝壑之計矣不料虛名上欺盜竊
寵榮至於此極而措躬無所窮迫悶蹙憂懼戰灼之
狀何以盡諭判府大爺知憐有素謂當見哀而仄聞
於榻前為舉賤名尤不勝慙惶之至前後顛章悉暴

微忱今不必覩縷而只以朝廷事體言之強逼牽拽
無實不稱之人任之以事而至於債敗則其人不足
道於朝廷有何益事容而置之使之不失為量能度
分自守有恥之士不至終為貽羞於 徵召之禮者
不猶愈乎此非待罪賤臣之所敢言而情勢窮極未
免私於左右乞於待次一為達之幸甚 癸亥四月
十九日
書來淡慰戀懷第每得書一無講討規警之益而只
寒暄豈所望於朋友者哉科工不須奉叩未知從何
同志讀何經書做何工夫自覺有何進益可以充闡
始初所立之志否耶別來已久若不於書札中略及

所得何以慰此離索耶相愛之淡質此所疑未知以

為如何

七月二十七日

近何工夫時與大叔叔姪相聚否有問為學宗旨朱子曰無他宗旨只隨分讀書比覺此訓最切於學者今學者少有勤於讀書者只悠悠日闕而已在家尤易汨沒若與同志一二人相聚講習則相警益當不淺須從大叔叔姪遊處如何

甲子三月十七日

此中所遭自作之孽也復誰尤也所望於朋友者唯以在我之道相責勉俾得不陷於非義而已來書則多忿辭非所以念我也且聞希敬言有相為伸辨之

意尤以驚駭果爾則是益擠我於坑坎也千萬勿為

此意思如何所望加意讀書勉勉於為己實地自然

心存而不動於外累理明而不蔽於己私矣

十五日

朋友書來罕有以自反省不尤無辨之義相勉而

或不能忘情於爭辨一節常謂道理不當如此聞君

亦嘗有此意恐未之淡思也若有一言半辭與人爭

辨則即添我罪戾非所以愛我也適足以陷我也非

以利害言也實道理當然也千萬勿作妄念如何

六月

衰病離索之中所賴於朋友者唯在義理之相講警

益之相資而書來每只慨歎於外事而已言不謹慎

自取大罪何尤於人諸友相與懲我益勉於己分內事而時以所得振此昏頹則豈不交益於彼此乎而今直將外間紛紜為大事甚非所望也頃得喬伯書有所箴戒此却務實於己故亦有以及人令人欽尚幸深諒焉

戊丑六日

喬伯書令人眼明其植立已如此若一向進步其所至可量耶望相與警策勿虛送少壯時節也此學幾絕如鄙人者已無可言而所望於季少朋友者不翅飢渴千萬勉旃

丁卯五日

憂中無他外事饋奠之暇其有進學之功否人少有

志而漸長漸弛者滔滔皆是少壯時節居然而失之既而蹉過則難以追復矣自訟之餘每不免為朋友憂之未知能免此患否喬伯叔姪近在何處作何工夫時得相見否

戊辰九月初二日

衰病常事不足道而喫到還甲回顧茫然只堪憐歎少時全非無志而只坐因循荏苒至此後來者當視以為戒少壯時真不可恃也承以疾患之故不能有工夫此固然矣然此心不怠乎學則隨時隨處自有工夫不知不覺自有進益矣離索衰頹之中所望於後來朋友者此心良切幸加勉焉喬伯一得書而大

叔則久無聞未知方住何處一念憧憧也別紙所示
國哀中私家喪祭諸節此有曾與玄石往復文字而
未暇瞻呈然此等禮節亦宜自用工夫檢討禮書及
先儒問答以為講明服行之地不可道聽塗說而已
朝夕祭與朔望殷奠未見有不可行之義所謂祭而
不哭未曉其由也練後出入展拜及墓前朝夕則似
皆當有哭墓前固與几筵不同雖三季之後如張南
軒展墓時必哭况三季內耶雖止朝夕哭猶有無時
哀至之哭則出入時似無不可哭之義矣已正月
十四日
此日益頽昏將負此殘季諸友尚富强者須勿自棄

必酬初心為幸為學無他只持敬窮理兩端而持敬
則只收斂身心而已窮理則逐日遇事接物每事求
合於天理而已讀書求見此理而已日日積累則自
致成熟只在勉與不勉而已甲戌元
月二日

來示若以外議為不快然非知我者若果如前見斥
則其在賤分實得其所豈非私幸昨得君寶書亦然
不能各謝幸同照所希僉贊各俛焉為自己實地工
夫世俗紛囂不入於曾次然後方有所樹立幸相與
警勉以慰區區之望閏五月二
十一日

自警自訟之意語皆真切三復感歎君以己近四十

為懼而四十以後尤覺易邁有志之士誠不可以玩
愒也當日下工在己不在人若復因循無藥可醫幸

加勉厲勿為空言之歸如何

乙亥二月二十日

朴喬伯之不得永季實是吾黨之不幸豈但其家之
無祿而已至行無報英才短命天道氣化之每如此
者何耶慘痛悼惜不能己已遠地人事無由一酌將
何處伸此一哀耶只自悲嘆

八月二日

環顧無成之歎吾友前路猶遠亦未必真知為可懼
也輒到吾輩地頭而後方真悔而無及矣竊當益堅

勉旃為幸

庚辰四月二十六日

學進則理益明理明而後所見所論可以無差矣幸

加勉於此如何不然則億而雖中君子不貴也

辛巳二月

科事又虛度為之歎咤第此得失莫非數也又何足

云來示似不無兩失之差非所望也在外者固未得

也在我者則自若耳喚醒收回如轉戶樞何患於無

成也如今只可責志耳未知如何兒子妄言之罪鑄

誨切至若微左右相念之至何以及此銘感之私不

能盡諭雖父子之間渠以老父之故不得赴 召己

為惶恐欲一貢所懷則在我安有可止之義只恐其

言之未必是當耳然亦無非父子忝叨匪分之致自

咄奈何

壬午四月幾望

西溪事出於意外亦其厄會所關豈他人之所能爲也所示云云淡荷警策每於此中所遭不欲放過如此尤所感歎金書所詆蓋有苗脉矣往在辛未年奔舍姊喪爲過葬事留棲西溪家後蕭寺二十日其時得見其說而悲撓病憊之中不能盡觀觀者亦草草涉獵看過其後非不欲借來更看而眼昏不能看書故遂不能爲借來計今泮疏所摘中庸說云云者全不能記其有無未知其語意之果如何也然當此紛紜之時欲爲鄙人分踈則豈不爲鄙人之羞耶須一

切任他勿爲此等語如何近來有何工夫耶科場外物得不得有數汨沒於此一事虛度強壯時節豈非可慨耶從今立定脚跟雖晚猶可及也幸加意焉

五月二十八日

所示云云憂愛誠切思盡職責如此不勝歎仰爲之三復而不能已也勸導之說有何古今之異只是勉盡孝友之道勉進典學之功而已此兩端之外恐無他義也古人之言則文王世子保傅篇二書無餘蘊矣載在大學衍義未知曾讀之否近日則同春有書進聖賢格言於先王之在東宮時者見在春翁文

集中矣亦考見如何騰諸文字未必加益而文字易致蹉誤或反失正意者有之恐不如臨文口講面罄誠懇之為善也文字之計恐未之深思也如何此亦非草莽賤分之所敢言而感勤問之意不敢不以所聞奉復悚恐一覽而去之勿昇傍眼至幸丁亥元月十七日仕學相優雖有聖訓而學為之本不可怠也未知於何書用功耶聖學輯要最宜熟讀幸加意戊子九月十八日左右見金稿而致疑於故友彥暉云亦過矣彥暉與金曾相識於道峯甚款而其時金方不仕屏處一者往見有何不可况因講討文義書札往復尤無可嫌

今以好名疑之不已偏乎且金於我曾無侵斥之事亦無不可見之義矣若以趣向之殊而優與之絕則實非無偏無黨平平蕩蕩之道也此等處非但論人亦窮理之一事省察如何庚寅三月十七日

姜梁云云輾轉又過矣昔季鄙書之出乃見失也非故出也其時或有疑之者而出於億逆不是矣况今乃欲追以實之而泛及諸人耶君子忠信之道不當如是也幸加猛省勿復為此言如何七月十四日向者疏本即得奉覽上款所言固是實事雖私分踈踏亦無奈何而下款則實拖引矣侵及牛溪非渠之

罪也徒惹無限鬧端今雖未發後必一發何可謂過
慮耶然已發之矢言之無及故至今不能奉吐此意
矣今書乃謂十分稱停可謂自省又踈也恐皆出於
察理未精未知如何拯無事至今亦是怪事唯是漸
昏日甚無所用心夜則輾轉晝則坐睡而已無可言
者昨得見玄石新修自警編比舊尤詳好看若索置
几案朝夕繙閱則似有大益矣未知或已得見否辛卯

八月十七日

以言獲罪在吾人爲不負職責而爲 聖朝之累則
大矣豈勝驚歎第疏辭直截出於忠悃雖有一時

恩譴天心豈不感動耶仰屋之餘爲之祝望耳知君
素抱病其能無恙踰嶺耶配所不至遠惡此亦差幸
唯願凡百加愛以副吾 君玉成之意此外更何言
哉只是朝暮人事更見難期此爲惘然奈何奈何壬辰

九月十八日

連得三書得審到配後體履休健黃卷爲伴可忘羈
孤之憂爲之欣慰况韻語尤可諷詠每披玩如對顏
面也家廟奉牲事無便未能奉復而其前因高山之
胤已言事無不可之義矣蓋家屬隨往法所不禁則
奉往家廟情理當然古人已行之迹雖無所考於法

於義恐無所妨矣未知果何以處之耶文卿之喪遽出於晦日驚惋痛怛何可勝言自少情義何異骨肉浮生脩短雖云有數亦豈料其奄止於此耶老而不死每見平日從遊之人凋零於目前實亦關吾之命

自痛奈何至月二十九日

得見邸報 恩旨特宥不勝感祝想已離配所或者由此路如初計否三握以敘計日待之而日子已多恐以人馬之難於迂路已取直路而此也悵望何已昨與昭夫語一冬所讀書許多若加畱則所得必益多矣為之一笑未知左右以為如何頃聞昭夫之言

其為左右謀者似好未知如何前路之崎嶇已可知矣退與昭夫輩作伴為晚節家計不亦善乎愛而莫

助略及區區如何如何癸巳三月二十三日

答尹澗

示大學經文第二節疑處恐生疑於不必疑之處也更詳味或問所釋如何能得有大小若聖人之得處則顏子固有所未達一間者矣讀書少則無由通透學者熟讀經書實為一件大事幸加意孜孜雖分寸之陰勿令悠悠度過則自有所得自有所進矣癸亥四月十一日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三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四

書

答朴喬伯

恭漢

三加之日但見眉目英英可愛來訪之夜始接辭知
所存已非兒曹所及及此書來又見文義之蔚然如
許聖人言後生可畏將非如子之謂耶然不可恃此
而已則從今以往大有事在願益勉旃以副區區之
望字說書在別紙蓋感子誠意使人忘其空陋也

二月九日

朱門旨訣所載語錄一款論博約義利者極其痛

切學者可終身受用者也區區所以為說者實本於此故益及之

英英清眇何嘗不在眼中書來足當一晤慰荷難量承在山房讀書想能盡其材與誠更須惜取光陰勿令有頃刻悠悠乃佳爾病陋只依昨而衰頹則轉甚媿無以相告語也未易一握惟侍奉外勉學加愛以

副遠望庚申五月幾望

承趨庭西入即惟至寒侍歡萬祉以相慕之淡也不顧己之未能而未免有相勉之語未嘗不內省而自媿也荷此反復尤以自警第願相與努力使彼此云

云者不歸於空言而已則庶不得罪於聖賢矣僕秋

冬來長以疾憂度日方歸舊棲與病弟相守呻吟義

理無窮而昏憤日甚悶懼奈何至月十日

每得心畫彌用愛玩且審侍學佳勝豈任慰浣為學

是一大事直是終身工夫非一時用力一日見效者

也須以真實心地為之基本而後勿忘勿助循序漸

進而已無奇特無捷徑只如常茶飯一般至於博文

之功誠不容怠緩聖賢諸書不可不畢讀讀亦不可

草草必須熟讀潛思可以有得此事在初學至切至

急不可不惜分陰幸自加鞭策如何書中語多未暢

更宜勉力以副相愛之望也

辛酉五月
四十二日

示諭孔顏云云爲之一笑若如顏子之終日不違則
妄有云云之端君不讀中庸乎明善誠身信友而後
可以獲上所以前定而不跲也以來教下一款之意
言之則其不可擬議於上一款可知未知吾友又以
爲如何也

癸亥二
月二日

惠書喜審侍外學履珍勝拯仰慄 威命俯慙虛名
首尾憂懼手足無措有何知幾有何獨樂來示又非
吾之實情可媿可悚昨聞朴和叔以微事去國未知
有何難安之勢也令人吁歎前書所教重荷提警極

知至意之無己感歎感歎所諭一心多歧萬事亾羊
之說何爲而發耶若非計較安排之爲病則必有虛
內驚外之患爲賢淡慮幸須除他雜念專意下學循
循有序勿忘勿助則庶乎心有所存而學有所得矣
如何

四月
一日

意外手書如接英眇前冬書未得承領蓋歲初拙弟
謂以景邵書付鄉奴云而其奴中逸不至想同入於
景邵書中而見沉也今知有良規尤可歎也然今教
所謂發揮云云只增蹶踏貽累世道貽辱先人公私
罪戾愈往難贖今日處義只欲杜門不見人面而亦

不可得也惟望朋友之見念者不忘隨事規責得以
恐懼修省區區之幸也自重遭近事以來知舊或見
責或見愍無不垂問而獨未得尊叔父兩君書聞大
叔嘗以罪我云豈以爲不可告語耶然視其誤而不
加指警恐非平日相與之義如何如何來諭杜門求
志無干於外者已淡知內外之分極可欽歎聖門所
教文行忠信而又於首篇特發主忠信之訓積德之
基莫要於此未知於讀論時知好此句否千萬勉力
遠業以慰相愛之望

乙丑四月十九日

事相爲世俗例談而已心常不快今得來諭不覺病
眼之頓明也論人物辨是非雖云窮理之一端而談
當世好臧否亦非學者之先務惟外沉晦而內充闡
去閒氣而進實功庶乎根本植立而遠大可期矣如
鄙人者負心忠孝惟俟罪戾加以季力已頽漸盡不
遠已無可言者而所望於妙齡有志之士如吾賢者
實不淺豈千萬勉力毋負美質韻語欲續和以副辱
示之意而喪病憂患之中無有悰緒不但懼煩畏累
而已尤用媿歎往歲兩度書及前日書有何良規耶
恨未承見也

尊叔父所示義理一重又一重等語實是真切敢不服膺動忍絜矩等語無非受用事極感極感此意幸先以仰復也

示諭標榜之規不勝警惕敢不佩服至戒毋負樂告之義耶所以箴彥暉者亦是朋友切磋之道噫今世此道幾絕矣若相與真訂實砭夾輔交修蔚然為吾黨之光豈非衰朽區區之望也責善貴於子誠點檢他人尤當勤於反省深願尤加之意也

丁卯五月二十七日

示一箇形象尋常只如賢說看如中字數珠之類耳大叔與彥暉必有所見而病未更檢本文媿歎

所諭進學之難傷貧之歎無非真實語即此而可見用工夫處矣為之三復向來猥疏謂符於明見良幸良幸繼以警策益荷情義然遭辭過隆是則可悚也末端所云云者謂今已止息矣所示如此更令人惕然未知何故致有如許紛紛尚為朋友之憂耶當謹戢良規不敢負也紙末似猶有未盡之意恨無由面奉提教也

辛未元月三日

孤露餘喘奄哭老姊坡衙以後更未往省而遭此終天悔痛何以堪忍往哭喪次萬事無及士元宿草尤成冥漠世間安有如許情境當初蒙荷慰問而悲慙

明齋遺稿 卷二十四
忙撓未能以一字奉申哀感之懷至今以為耿耿即
因族子之歸又承惠問所以念存者尤至拜戰情義
不容言論仍審侍奉之下常有色憂衰年窮居調護
誠難豈勝奉慮且左右所苦亦妨於學業則淡可念
歎第吾人既知有用心處日用云為無非進學之地
想不至為憂病之所汨亂也孤陋之病或有如所自
訟者然一家有大叔壽翁諸賢切磋琢磨奚待外求
淡望恢弘志氣以究遠大之圖區區相愛之望也此
學是終身事不可緩又不可急幸加勉焉所諭以末
路為戒者亦不可如是執定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何

可因噎而廢食若一向如此又是私意又是偏處無
復中正和平之意味矣既已自覺其為病可以展開
地步矣甚善甚善紙盡只此

八月七日

年老窮索百慮俱交而時得朋友之書亦或病或憂
無有安坐讀書者豈亦運氣之相關耶良可歎也且
自點檢欲勝之累則庶寡而怠勝之患方淡蓋以老
病自恕所致而不知血氣則有老病而志氣則無老
病也每自惕若未知能免此患否幸常加省克而日
新其功時以所得警我昏陋區區之望也

壬申四月六日

前牘比又三復所論怠欲二義如此看亦可然則前

吾所謂欲勝則可免云者亦可謂自省之踈矣還切
瞿棟所諭應舉曲折具悉雅意但士有二途出與處
而已出者有出者事業處者有處者工夫皆學者所
知如吾友既未能斷置於彼則其進而爲行道退而
爲祿仕惟在吾才分力量之如何耳不然則一切放
下專意於學力既不分進必難量退翁之答高峯所
謂定計於未出之前者卽此也此豈他人之所能判
耶來諭多安排而少斷決疑則怠決則勉義固難精
怠尤可戒願自省察而自用力焉彷徨歧路歲月如
流三十以後尤似易過不覺頓入於衰境不可不朝

夕警惕也韻語儘可吟詠第樓上一句未曉所指也
以聖人與人歌善而和之之意觀之則有不可不租
者且酬報之禮亦不當闕然而衰病季來心氣凋耗
雖數十字亦覺湊會之艱難以此不能自強幸恕此

昏慵如何

癸酉五月七日

前書中所諭淡荷警策不翅圭復矣其中怠便是
不義不義便是欲一段似無分別蓋敬義是兩行工夫
不可如是拖延說去也未知能省覽否山水怡神之
教爲之一笑筋力心興都無意思卽與壽翁談關東
之遊重令人悵然也

八月二十七日

所留窮格之說玩繹累日得見精義之深實非泛然
讀誦者所可及嘆仰無已第文字間有澁晦難明者
依教潛加傍抹且以小紙略布鄙見幸加財察如何
謂視聽為理者雖出於譬諭亦為名言之失聰明為
理而視聽氣也如何如何
十月二十七日

格物窮理云云

栗谷先生以為格物之格窮字意多即章句所謂窮
至之意而明其為工夫之意也尋常依此意讀之不
知其有疑矣所論累百言其言格物窮理為一事則
是矣而其言窮字與格字為一義則為未安若言理

窮則方與格字為一義矣蓋格物窮理方為格之窮
之之工夫故謂窮字意多者明其用力之義也只此
平讀意味自足何用費辭說出至此耶至於格字比
至字有力之云則曾見彥暉亦如此說未知果如此
否所論猛注心目勇著足脚云者似太急迫而凝坐
植立云云者則又說出至善不遷之意而於格字則
略過分矣鄙見如此未知如何

本然性真幾



道心人心云云

人心道心圖分書惟一者終為未安若謂人心也有惟一道心也有惟一則中亦然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既曰本心之正則人心之無過不及者即所謂本心之正本心之正即道心也何可分屬於人心道心耶若果分屬而後可則非惟一也如何

坤儀復位率土同慶而獨哀吾土元不可復生追惟往事但自流涕承諭及此此懷一般奈何奈何拯衰朽日甚耗贖兼加比前季不翅數層下山之勢也固無足言而漸昏如許又無朋友在近相與警策者撫玩殘年只堪媿歎分外 恩命又極惶惑疏狀猥煩悶感難諭所戒云云極知衷曲之言敢不服膺其有不逮之處亦望隨聞示及俾得改勉尤所願也相望之遠何由更奉晤語如前歲也千萬益懋遠業毋墜初心以慰區區之誠也

甲戌五月十二日

惟一之說今因下教更為思之則其發也雖以形氣而其能惟一者乃道心也分屬固不是矣或言人心本是形氣所生則雖復裁以性命終可謂之人心不可謂之道心此言如何

人心固生於形氣而裁制之使之中節者亦屬於形氣耶雖中節而人心則自是人心耳豈可喚做道心耶惟既使之中節則人心亦歸於道心云耳所以言精者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而已

警誨之惠極荷情義一息之存不容少懈古人之訓也每爲之三復而無奈神氣凋落精神茫昧日以如此只恐昏昏忽忽以趨於死終無以副朋友之望也科名誠不足爲賢業之重而爲公爲私其爲慶喜亦何能己己也然其可憂可懼賢者之所自知也惟當益加充擴之功以毋負自期待者耳兒子真有附驥

之幸惟望朋友之真攻實砭以善導之不至於羞辱同榜則老朽區區之至懇也前季分外所縻至於八朔撕捱終蒙 聖慈之矜許庶幾粗安於賤分而兒子之出身又似與世路相連不如前日獨自屏伏之時添一憂懼如得一病也

乙亥三月三日

今人居喪飲食之不能如禮者非但氣稟之不逮古人似是平日培養之致至於不能堪而羸瘠以傷生又非終孝之道則肉猶許食况於菜乎素弱且有病者尤不可不過爲防慮蓋不覺而病淡則悔無及矣其他可以自盡吾心者則自當盡禮不必引彼而過

之以補此之不及也如何如何曾在親喪不能自致者實多常以為罪痛哀示之及更切怵然也然猶慮賢者之過申效遠誠諒察為幸三山之計未知曾有若干田莊之可依者耶不然則尊從叔猶是贅居安能以客而又接客乎捲家流離入於他鄉孰有以家與糧待之者耶非但此也遠隔山所時節歸省千里行役一季或至三四人馬行具之艱不暇言而筋力其可逮耶無論情理二字只此形勢恐當更容十分思量也且其處或有他親舊之能為之周旋者耶否則擇居亦不可不審也昨禮山來宿言哀有此計而

一家共難之似不能果也今見所示似已決矣若既往而復有難僂之形不免於狼狽捲還則不如不動之為愈也鄙見如此未知如何固知此計之出於萬不獲已心切慈然而鄙懷不容不布惟在裁擇之耳

與梁擇夫

得中

獲聞盛名將二十年於此矣踰蟄人事迄未遂一識之願竊惟杜門獨學真積力久其日用工夫有以自得而無求矣嚮風馳仰何能己己即茲寒沍靜履萬珍向來除命屢下前頭進退之義亦必有預定者第為之奉念拯衰陋垂死百志都灰虛蒙國恩死

難塞責真成天地間一蠹無可向人言者再從弟揆
為省觀於郡衙仍欲以暇日一候高居謹此附問略

申區區願言之私餘不能盡意

丁丑至月十三日

頃者揆弟委進衙門得承談晤而歸仍致夏間所惠
復札具審多少示諭又有以仰窺雅志之所存常時
聞名而遐慕有如卷中人今則庶乎無異於既觀矣
其為欣幸言不能盡但執禮過恭見稱浮實此為悚
慙而不敢當耳復擬申謝續致區區之忱而病昏人
事有不能如意者不覺遷就累月可勝媿訟即惟歲
暮靜養冲裕存省講習之功日以進益時時展玩辭

筆輒不禁向風而增懷也拯心目之昏日甚只是尸
居餘氣耳分外忝竊已絕應命之望而適以貽鬧
於朝廷以為世道之累以此尤為日夜兢戰而已聞
家從當解歸從茲嗣音未易令人悵然唯希對時加
愛以慰遠誠

戊寅臘月十一日

朱子語類首卷疑義云云

所謂依傍這理云者謂氣無理則無以獨行理合有
則有理合無則無似乎依理而行云爾記之者亦豈
謂理自理氣自氣兩相依著耶○氣聚則理在云者
即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之意固無妨也氣之散則理

亦不在如是物盡則其所賦之理亦盡亦何疑耶無
氣散而理獨在之道矣○上面有一陰一陽之道云
者亦未安道亦非有一物在陰陽之外也是言陰陽
之所以然耳亦只在繼善成性之中耳今以此而非
彼則理自理氣自氣之病將無同耶○凝聚造作情
意計度云者皆言氣有爲而理無爲之意而形容之
說耳不可以辭而害義也大抵如此之類只是以語
言形容無中之有以曉人者也只當領略其大意而
活看之耳若一一執一字一句以相詰正則將無處
不窒礙矣如何○天一日一周日不及一度之說其

誤無疑所論亦是但本文所說是主天而言所論是
主日而言皆無不可○天轉緩急之說所論恐是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輒一周而過一度
四時無異古今無異則安有有緩有急之時耶

金廣文叔涵玄石門人也昨寄其所爲理氣說一卷
來已答以當待吾友之來共討以報矣衰耗日甚舊
聞忘失此等酬酢將來皆當讓與賢者幸加勉日新
之功以副朋友之望

乙酉閏四月十五日

古人說理氣其言雖多而其要訣不過曰其然
者氣也其所以然者理也一語而已理氣機括

本自如此陰陽造化人心性情蓋莫不然爾一陰一陽之謂道其陰陽氣也而其所以陰陽者則理也生之謂性其生氣也而其所以生者則理也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其中動而七情出焉其動而出之者氣也而其所以動而出者則理也粟谷之論人心道心謂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云者傻是一般要訣也傻是人心道心不可以有或原或生之分而謂之異此理氣機括也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所謂氣即陰陽五行之氣也所謂

理則陰陽五行之理也既以陰陽五行之氣為之形故以陰陽五行之理為之性所謂性非別有一物也即所以為此形之理也有此形氣故有此性焉性命寓在形氣之中形氣之理具於性分之中而其動而出也由於形氣之感則人心道心其發之者同一氣也其所以發者同一理也夫焉有二箇機括哉特以其所為去聲而發有生於形氣之私者有原於性命之正者故或謂之人心或謂之道心所謂原於性命者非謂不因氣之發之而自發也性命寓在形氣之中

而因外物之觸其形而動而出焉苟非形氣則性命豈能自發哉所謂生於形氣者非謂不由於性命而自發也形氣之理具於性分之中而亦因外物之觸其形而動而出焉苟非性命則形氣之理何從而發哉粟谷所謂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云者實是要訣中之要訣也若夫四端七情之分則抑有說焉蓋喜怒哀樂愛惡欲者合人心道心而總言情之目有七也七者之外更無餘情七情之原於性命者謂之道心七情之生於形氣者謂之人心也然而心

之感動形氣用事而道心錯出於人心之間故道心之發乍而易昏微而難見若只泛言喜怒哀樂愛惡欲則道心藏在其中而其體段難見故就七情中指其不涉於形氣直原於性命者而約以名之曰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然後道心體段方始呈露此孟子之論性善而必以四端言欲其因善端之發見而擴充之也孟子非不知只言道心之爲不備也以泛言喜怒哀樂愛惡欲則性之本善無由以見也亦以爲因善端之發見而擴充之則道心爲之主而人心自由

軌道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情不失其中節之和矣至於程夫子好學論曰喜怒哀樂愛惡欲則既兼人心與道心矣而又曰情熾而蕩曰約其情云則却又似專指人心蓋性命之正不能直遂者恆由於形氣之私有以掩之也所謂熾而蕩者此也約其情者以禮約之也以禮約之使不得掩焉則性命之正可以直遂而無礙矣此顏子之克己復禮己克而禮復非克己之外又別有復禮之工也是以方其言動於中者則舉七情而總言焉及其言克己復禮之事則就夫

形氣之易私而難公者而言之欲其以禮約之使合於中程子非不知當言善端之擴充也以既約其形氣之私則善端之發自不爲所掩而可以直遂矣亦以爲既曰喜怒哀樂愛惡欲則只合言約之不當言擴充也大抵合人心道心而言元來理氣妙用機括則當曰其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而已就理氣機括之中而言危微精一之心法則當分原於性命生於形氣者而曰人心道心若總言性發爲情之目而言克己復禮之事則當曰七情若言善端之發見

而明性之本善則當就七情中剔出四端而言之也以四端而言性善固明矣而若言克己復禮之事則不如總言七情之為備矣以七情而言克復固備矣而若明性之本善則不如只言四端之為明矣至於危微精一之心法則言四端而不備言七情而不明又不如對舉人心道心之為明白而完備也若其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云者則是理氣之為機括於人心道心四端七情者也初非可與之等列而混稱之者也栗谷所謂聖賢之言或橫或豎

四端七情人心道心

橫底說也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一言即豎底說也理有一本有萬殊氣有流行有對待皆一理也欲以豎泮橫欲以橫合豎則或失

其旨云者恐可以為千古斷案矣若夫朱子發於理發於氣之說亦恐是不過原於生於之意而已不必深看栗谷所謂只是大綱說者意謂此也聖賢之言各有所當各有所指分而言之而不害其不相離合而言之而不害其不相夾雜學者當隨其所指而平看體認則庶乎有得於理氣本然之妙而其一本之為萬殊萬殊之為一本固在在呈露矣執此而言之則退溪理

發氣發及主理主氣之說只是或原或生之意而已自不害其各爲一說而但其互發隨乘內出外感之云似不免有二歧之惑此則栗谷之辨詳矣尚何容喙焉栗谷之說其論大本處固至矣而但其曰道心原於性命而發者氣也則謂之理發不可也云者似反不免橫豎之雜其曰情之直遂其性命之本然者目之以道心不能直遂其性命之本然者目之以人心及理乘其本然之氣乘其所變之氣之云又似不免有濫過界分之疑此小子之不能無疑者也金君

之論則其論七情之獨言對四端言一段意亦精切而但兼善惡偏言惡之云似非理氣之本然也其心氣形氣之分一段恐是分析太過而至曰心或先發而形氣隨之形氣或先發而心隨之云則恐其失不但二歧之惑而已淡所未安未知如何從前見退溪栗谷之說而心有所疑欲以仰質而未果矣今因下示金君四七之論乃敢略述其致疑之端以爲承教之地而於金君說則不復敢逐條論辨

所示長幅其於理氣性情之說人心道心四端七情

明齋遺稿卷二十四
之辨見得洞達說得無差於此可以見學力之所至矣不勝欽服第於栗翁說所疑二條則似有不然者所謂橫說豎說云者只謂聖賢之說雖如此說如彼說各有所指云耳如來諭人心道心四端七情橫底說發之者氣所以發者理豎底說所以分析橫豎者誠有理致而本文之意則未見其如此也今執此硬定而以為橫豎之混恐未當也所謂人心道心界分者聖人之不能無人心眾人之不能無道心者固為本來界分而至於直遂與不直遂乘其本然之氣與所變之氣云則又推而至於人心道心界分之極至

處耳謂之極界分則可也謂之過界分則不可也故中庸序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道心之有過不及者非不察也而所以過不及者非性命之正則亦歸於人心而已所謂始以道心而終以人心者也此所以只言察夫二者之間而無所欠也鄙見如此未知如何金君所謂形氣先發心先發之說只是志壹動氣氣壹動志之義而不欲捨互發之語欲移下而用之為太安排矣來說金君持去今始還送而無所論辨矣茲以奉還而略布鄙見幸更教之也

丙戌

五月
小晦

邑無大小民社之寄則一也猶可以行其所學先教化後刑罰視民如赤子視吏胥如僮僕視官事如家事此皆古人之所行也唯在加之意而已承有整頓之意小邑有何頭緒之難理者行之以誠人心自服矣相距稍遠不得聞新政之聲第增懸仰九月二日伏承將有高堂獻壽之禮專城榮養為之瞻仰至於儀節恐當只依家禮居家雜儀家宴上壽之儀參酌行之未知如何子姪參會者皆當獻觴雖未冠笄者苟能拜起各伸其誠恐無不可其度數唯在臨時裁處雜儀無獻壽幾巡之文而就席後行酒則立儀或三行或五行如歌伎易至於流

在所當戒而苟親意欲觀則亦何可已也承問之及略效臆見悚仄悚仄

玄江讀書錄其所設疑辨解多有未了然者與朴丈泰初論辨不合大學問答一款敢以錄呈以求斤誨竊念大學本末二字自有經文訓誥不必別立如此議論使明白坦易之地反有繳繞捏抗之病雖其所失非大意所關而如此不已枉費心力不亦無益而有害乎竊以為雖聖賢明訓苟不活看則隨處生病不少如人心道心之分說在中庸序者為第一開示切要之言

明齋遺稿卷二十四
其所謂原於性命生於形氣云者正是人心道
心本來面目也所謂道心爲主人心聽命云者
正是精一用工本來界分也至於語類發於理
發於氣之說亦不過原於生於之意而已所謂
直遂者謂之道心不能直遂者謂之人心之語
亦不過聽命之意而已而後人之論亦有拖引
其說至於轉失本來面目轉過本來界分此恐
專由於不能活看之致也此亦與朴丈論說每
每不相諳悉得中論說大意則略具於前日因
金教官問目獻疑時小說旣蒙下覽矣當時論

辨之際朴丈錄玄江四七說一篇又自作四七
論以示之今敢並爲仰呈伏望俯賜折衷幸甚
聽訟章傳引之者在釋本末也所謂本末者卽經
文物有本末之本末而朱子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
者也此章之主意只在使無訟三字使之無訟者明
德也民畏服而無訟者新民也朱子以爲知本末之
先後者卽經文知所先後之先後也卽明德爲先新
民爲後之意也章句所釋曉然無疑擇夫之言是也
唯是或問並釋聽訟爲末之意此玄石及朴君之說
所由出也此却可疑擇夫之言活看則無妨而終不

如章句之曉然矣如何

朴說所謂無訟即新民而使之一字乃明德也此一段是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人心道心四端七情皆從虛靈知覺中出來栗谷所論氣發理乘四字已為不易之論而理通氣局四字則又所以曲暢旁通無有窒礙者也名理之說到此殆無餘蘊矣如發於理發於氣之說即原於生於之意誠如擇夫之言不必更作題目以求別義也玄石有此意思故如金叔涵並與互發之說而戀著不捨可謂支離矣隨字不以隨行之隨看之而欲何以看之耶恐不成說然此道理之築底精微處先賢所說皆從積功實見中寫出皆

有所據吾輩雖主栗翁說以為定論而諸說之同異得失亦不可容易句斷後學只當各就其說各究其意鑽研潛玩久後自有真實融會處矣如何

栗谷與高峯論大學之止至善曰統而言之則知行俱到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方可謂之止至善分而言之則於知亦有箇至善於行亦有箇至善若如先生之言則於行只有至善而於知無有至善也有物必有則知是何物而獨無至善也若以知為非物則明德且謂之物知獨非物耶大學之止至善分而言之則明德亦

有止至善新民亦有止至善就明德上分言之
則修身亦有止至善正心亦有止至善誠意亦
有止至善格物致知亦有止至善新民亦然云
云高峯之說未見本文姑未知其指意如何栗
谷之說乍看爽快似若無可疑者而但於經文
本旨恐不免有所抵牾蓋至善即吾人所當止
之地也而人之止至善有知行兩事知其所當
止之地者知之事也得其所當止之地而止之
者行之事也經文之於止至善之下即繼之以
知止能得而又繼之曰事有終始云者此也章

句之於八條曰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
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云者亦此也文意語脉
井井不亂不難知也以是言之則所謂格物致
知者是知其至善之所在而未及乎能得不可
僂指爲止至善也至於誠意以下則須意誠而
心正而身修然後斯可謂明德之止至善家齊
而國治而天下平然後斯可謂新民之止至善
也章句之不曰意誠以下各得所止而必曰皆
得所止之序云者意僂可知也今日知是何物
而獨無至善乎又曰格物致知亦有止至善云

則其是乃優將此知混同於物格之物而謂之於其中亦有夫至善而使人知其至善之所在又得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是則更於格物致知之上又有格物致知之功又有能得之效也大抵此知乃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萬物之有至善此知爲能格而知之矣今乃渠自混入於萬物之中而亦爲之物則是將別用何知格得此物而知其至善之所在也又所謂知之至善果何如也既知之後又何如而爲知之能得之效也若自格物至平天下莫不各有止至善則

章句何以分物格知至爲知止分意誠以下爲能得也其不曰意誠以下各得所止而必曰皆得所止之序云者又何也

栗谷先生之說自無可疑恐擇夫之見太局也所謂知之止至善者即知止之謂也亦知至之謂也非知止知至之外別有至善也經文知止至能得者謂知止而後能得非謂能得而後方爲知止也章句所謂得所止之序云者亦言誠正之有次序也非謂必至平天下而後方爲誠意正心之得所止也如心廣體胖意誠之得所止也鑑空衡平心正之得所止也得

所止者即止至善也以明德言之則必合知止能得而爲止至善也以知與行言之則知止爲知之至善能得爲行之至善能得之中誠意正心亦莫不然矣所謂知之爲物即物有本末之物亦非如萬物之各爲一物也然明德新民亦謂之物則知與行爲對而謂之行爲一物知爲一物亦何不可擇夫所謂格物致知之上又有一知云者可謂生疑於不當疑之地也更詳之如何

昨者崔哀前吊狀事或有疑之者蓋彼雖不問此則彼之人事也我自問之者我之人事也修其在我者而已此則當然之理也或之致疑者以爲我則儒士也彼則顯者也彼不我問而我乃問之則有援附之嫌云此則世人之常情也然自聖人以下嫌疑之際亦不可不避更合商量未知如何

答崔來叔

泰昌

年前際晤久未能忘意外惠札致意鄭重披玩以還如重對清儀感慰何勝况自悔失學求助良勤夫士患無志耳苟此志能立古人亦有晚悟而成德者以左右之盛季何患於遲暮耶若其從事階級則具在方冊先觀擊蒙要訣則可知下手用力之方矣衰病

昏陋媿無足以當盛義而重孤委問略布所聞還增
悚仄眼暗神憤不能一一唯希益充此志以副區區

相愛之望

癸酉元月六日

頃於馬巖宋君之過謹承惠札多少示意迫切悚戰
先正文字五冊伏蒙投示得以奉窺兩世德業之實
蹟不勝感幸之至八梓之至今遷就誠為斯文之欠
然所諭精抄而後可以傳遠云者誠是至論第抄出
之事至於再教恐未見悉也非但蒙陋之不敢當精
識之衰耗昏塞已無餘地決不可堪任此等事矣非
敢苟為辭遜也幸左右與方伯令公昆弟十分研磨

寫作淨本而後可以入刊必欲及時了事則反有恩
恩未盡之悔刊事雖遲數季亦何妨也荷不鄙之義
敢布區區未知以為如何

答趙汝起

命興

近來京外儒疏之紛紜良可咄歎第於老先生有何
所傷而至有疏辨之計耶深恐太過也向來西溪事
時亦有侵及之語而僉尊行在世時未聞有疏辨事
未知今何以有此驚動耶其有別樣曲折耶鄙意則
恐不如停止之為善也未知如何與玄台往復在遺
書跋文之時而鄙書無草本畱藏者玄石書則搜上

明齋遺稿卷二十四
覽後還擲如何玄石門下疏果發耶亦可歎也巳丑四月

答李碩老玄齡

論語一書最切於學者讀畢當進一格千萬加意焉所畱劄記略以臆見附於各條之下幸裁察如有未當更教爲望別紙所示亦奉復於其下耳千萬勉力不懈以充遠量壬戌正月十七日

大學正經之作朱文公於序文則曰夫子誦而傳之於答或人則曰疑之而不能質者何也知其爲夫子之言而無他證左故略存疑辭亦慎重之意也不必置疑於異同也

修身章第一節一有之一字退溪以四者之一釋之沙溪以少有之意釋之未知孰從

退溪所釋於文義有欠當以沙溪少有之訓爲正

一以貫之註曰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胡氏曰曾子之篤實能行於行子貢之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之者不同然則一貫之道只是夫子自家之道行之知之只在曾子篤實子貢明達之不同而先儒所以分知行言之者恐指二子所能之不同而言非指夫子一貫之道有異而言也曾子以忠恕釋一貫子貢以多學而識之聞一貫則

明齋遺稿卷二十四
分屬知行以此也夫子一貫之道非有二歧乃二子
所從而入者有二歧耳

告子以我爲悅之悅字何意

悅猶主也

此卷所論比前卷頗精詳幸更就喪禮備要熟看之
如何疑禮問解亦不可不熟之也備要則如舉行條
件問解則具諸說而去取折衷者也熟此二書則可
以知禮矣古人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人子之追
事已亾之親唯在於此故也於此不致誠則惡乎用
其誠加勉幸甚

乙丑正月
三十日

答李監司

集

伏承千里惠書屏伏人事未曾一奉顏面竊想以世
舊之誼有此存訊區區感戰之忱不容言論仍審窳
陰令體起居萬安又無任瞻慰搔老病尸居只是朝
暮之人自媿無足以承此垂記也下惠腆貺尤用媿
荷顧此微分素不敢以官名自居從前此等饋遺例
不敢受而今蒙致意之勤有出尋常又不敢循例謝
還謹畱墨卿以承厚義而還付雉魚使之回納雖拙
法不欲全渝而私心不安實極悚仄茲敢略布區區
冀幸恕諒

與朴道常 恒漢

千萬夢外忽承伯氏正字哀侍計書驚愕慘痛不能
自定頃得李持平壽翁書謂伯氏以吐血之證幾危
僅甦不勝驚念而竇不料其竟至於此孰謂斯人而
遽止於此耶設位一慟豈足以洩此悲也神不可詰
理不可諶其為痛惜豈但平日遊好之私而已恭惟
友弟素篤手足至情悲慟沉痛何可堪勝况在侍奉
筵夜之中何以寬譬萬一僉哀情境有不忍想比來
氣力則又何似伯氏素抱痼病當是執禮致哀不自
覺其不能勝也益可哀傷淡願僉哀節抑至情更與

戒勉上慰慈念下終孝思區區之至祝也日月易邁
節序屢換對時哀慕亦何以堪處其處寓寄知非久
計前頭何以為計凡百愴念亦不能已老病人事所
居又遠何由一哭前後靈座揮慰僉哀耶精神昏憤
不能盡布千萬只此 丁丑五月二十六日

伯氏兩兒曾知夭折其後又得之否耶善人無福
天道難知奈何奈何

卜山事程朱子已有彼安此安之論則何可謂無其
理也然所謂真龍正結某山某水之說先儒之所不
道也耐於先山則有骨肉相聚之安先山已盡不得

明齋遺稿卷二十四
不新卜則當以人事之復穩為先此非為生人守視之便也死生相依而後幽明俱安今世俗之只逐所謂真龍正結不擇遠近而求之者實恐非正理也平日所聞如此略以仰復未知以為如何

戊寅二月十一日

答李秀甫 廷傑

昨承惠札於阻戀之中其為披慰何減面晤適值病冗未即修謝又承金上舍委書而並致闕然媿歎何勝即惟新春學履加進以昨書自訟之意知用功之不懈也喬伯之喪痛悼何可言至行無祿高才短命哀惜之懷久而未已頃又哭閔友彥暉實關吾黨運

氣天之天拯此等人竟何理耶痛哭痛哭拯老病日淡而精神最昏無有生意惟以 誤恩未收為日夜

憂懼而已 戊寅正月十四日

示意縷縷淡用感媿顧此餘日無幾縱使相從能得幾何時耶唯勉自家工夫苟有其志必須進進勿怠必充其量而後止焉區區所望於朋友者也千萬諒

察 壬午九月十一日

答崔君望 錫文

秋間明村逢別草草迨用依悵即承去月所惠札得審窳陰侍下學履珍悉慰感無已朱子全書浩大未

易卒業而今承今冬畢看工夫可謂敏速無任欽歎
所當讀之書擊蒙要訣及牛溪續集具載其目只當
依此用工不可忙迫亦不可緩怠也朋友間雖有志
於學而會讀書者實鮮千萬疊疊以慰慕用之誠七
月惠書秋間歸後始得奉領其中示疑一款別紙仰
復裁察如何拯歸蟄以後病陋依昔而疾憂為撓凡
百無足言因僂修敬未能縷縷餘希迓新侍奉萬社
庚辰臘月
二十五日

中庸所謂戒慎恐懼者非謂未發之時發戒慎恐
懼之心也謂雖未發之時常存敬畏云爾語類所

謂養其不發者見小註是已若張子韶解則直以為
未發已前戒慎恐懼無一毫私欲云云若以戒懼
為未發之工夫則戒懼之心即是已發此所以非
之也語意自不同更詳察之如何

阻仰之中得承惠札披慰倍品因審夏秋以來素履
萬珍入洛迎婿頃篋湛翁貞不絕俗非此之謂耶第
未知還峽在何間耶拯今季亦能挨過至今亦是怪
事神憺氣劣日以益甚又傍無朋友無與提撕只媿
餘日而已相望不邇奉晤難期唯希進學日新以慰
遠誠凡事不進則退未知近日端的用工者果在何

處峽中其有可與共學者否得友切磨殊勝於獨學
非但孤陋之爲悶實易墮於因循怠惰之境不可不
猛省也千萬不能盡意

壬辰九月十九日

答權子定

以鎮

戀中書至得審窮陰政况珍慰感無已治聲遠聞
可喜而笞杖過重云杖者雖快受者甚毒須思有以
節之實不如仁心之入人深也如何前日朱子大全
己書題目而糲縵殊不精歎君之手拙也跋語亦拙
而重違勸示忌拙書呈諒取其意如何餘縷不一更
希凡百加愛以政爲學莫非用工夫處唯隨事勿放

過至於私酬酢處則尤不可不隨事猛省也

巳卯臘月十七

意外侔至惠札得審新涼政况有相鄉飲儀且已行
過甚可慰仰第行其文而實不繼則猶無益也須加
意化導之方使民俗興於孝悌豈曰少補哉且一番
行之而罷則亦何益乎須令習習而後可知其意味
也勉之勉之

陰陽圈內一白一黑亦足以見陰陽動靜之象
復重之以白黑左右各二者意者內一白一黑
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也次一白一黑一動一

靜互為其根也外一白一黑分陰分陽兩儀立
焉而為下陽變陰合之根者乎宋白黑之圈三
重兩錯而朱子所箋只解兩重者左右大白黑
即陰陽之已分者也即陰陽而指互根及本體
耳非陰陽一圈之內又別有二重陰陽也蓋非
陰陽則無以見太極之所在也權
陽獨言變陰則言合其所謂合者就合於陽而
一之乎陰之變陽猶陽之變陰而陽言變陰言
合者尊卑之辭乎權陽既變矣而陰與合之以
生五行猶夫婦之合而生子生孫但陽言變陰

言合陰非不變而只著合字者豈謂陽既變矣
而陰亦從陽而變與之合耶抑互交耶宋
五行之圈所排位終不可曉天一生水地二生
火陰陽之生五行其序如此而今反以水為陰
以火為陽以四時之序言之春當三月而五陽
備及夏之五月陽已就衰而一陰已來奪固不
如三月五陽之方生而盛也木豈為陽之穉乎
金之於陰亦然權既曰陽變陰合則天一為陰
地二為陽意者因其變合而然也此亦動靜互
根陰陽相生者而至於穉盛之說則五陽之三

月不及於六陽之四月五陰之九月不及於六陰之十月而况春之溫不及夏之熱秋之涼不及冬之寒者乎言其本質則木雖屬陽而不及火之大熱金雖屬陰而不及水之至寒而然耶水雖屬陰而其流動則陽也火雖屬陽而其內暗則陰也木屬陽而其植則陰也金屬陰而其剛則陽也土則兼陰陽而無所處而不在此也吳草廬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蓋以太極無聲臭陰陽有氣質也其說似未必然太極動而有陽

靜而有陰故曰動靜者所乘之機也乘陽則生陰乘陰則生陽自有機緘而不能已如人乘馬出入動靜在馬也凡窮格義理當先看文理既曰太極動而生陽則已自曉然若如草廬之說則當曰陽者太極之所以動也云矣權五殊二實無餘欠者五行各殊其性而二氣隨處而足在此無餘在彼無欠也○精粗本末無彼此者太極為精為本陰陽為末為粗雖陰陽之甚粗而太極無不在也權各一其性無假借者意謂五行之生其氣殊其質異而各具一太

極不相假借如水之生自有箇太極而不借於火之太極木之生自有箇太極而不借於金之太極故五行圖上各著一圈以爲各具一太極之象也宋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有過不及僂爲理之賊所謂欲者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利計較物我憧憧往來之私紛然雜興安得一瞥之靜哉故不以一毫人欲鬧其本源絕想象期望之私無安排尋覓之意此心寂然此無事時主靜也事物之來物各付物萬變交錯

而此心澄然此有事時主靜也所謂無欲故靜者此之謂也噫此在膠漆盆中欲立脚跟未必真得靜虛動直之地位然推而上之聖不外是隨分加工以竭吾力而已權

近讀太極圖說與宋生儒傳商確而宋生耳聾不能劇談遂置紙筆各述所見敢以取正二賢所論反復詳看儘皆精密殊非老昏之所能折衷也第以鄙見就加點抹仍復略復于左以答勤問之意未知如何

第一條三重說義雖備而恐非本意下文所謂非別

有二重云者恐得之

第二條變者言陽之動也非陽變爲陰陰變爲陽之變也合者言陰之動也可言於陰而不可言於陽非互文也昨所言凝合之說亦恐未安恐只是合於陽之義如何

第三條五行禪盛之義先儒已疑之退溪從勉齋之說未知果如何恐只以行之序言之則排位分屬禪盛皆無礙矣水火之互屬陰陽自有其說矣如何
第四條吳氏之說只以太極之不離於陰陽者言之非可疑也畢竟先有理則固曰太極生陰陽矣兩儀

各有所主則不可相非也人馬之諭亦不襯反或偏入於理氣互發之病如何

第七條五殊二實精粗本末無假借等說所論皆好而無假借之義則各具太極不相假借云者似優未知如何

第八條主靜之說說出無欲故靜之義儘精且密而恐非本意蓋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一句乃說用工之事而言主靜之際無欲故得靜云爾今以通書無欲靜虛動直之說合而言之恐未安

昨於談間言及彼中說話失當恐招李鄴張皇金虜

明齋遺稿卷之二十四
之譏也名官之言人所傾聽如此語寔不可不慎也
須加省察而戒慎之如何且念言語最不可率口而
發凡百猛省

所謂愚得錄者近纔一閱其間儘有見得處儘有說
出處可見其讀書用工之實玄石之論是也不如是
以遐鄉卑微之蹤安能登名仕籍爲一時之聞人也
哉然其本出於思庵門下而思庵被斥於東人之後
趨附時輩得其吹噓至於超陞六品則其所行可知
也其與李山海書有陶鎔獎拔超授非據之語又謂
明道並用熙豐之心得試於吾相公之手云云則
以粟谷癸未比之於熙豐矣豈不悖哉其不可以論篤而與之者明矣

彼雖以不負思庵自明而其向背之著於行事者終
有不可掩者許所撰傳中又引其與沙溪問答求觀
書冊之語以實之安在其不負耶至於節義清談之
說以其先後所錄諸說及羅德潤等疏觀之其爲洪
千環輩而作無疑矣蓋洪自是文人才子豈肯屈首
於訓導之繩墨哉始則嘲戲之既受楚撻之罰則忿
怒之無足怪也洪輩必評論時政歷詆時輩自以爲
節義故爲此說託於朱子以相排耳然朱子推獎節
義特言其末流之弊而此說則獨舉其末流之弊以
斥節義之全體與清談並數而歸之於亾人國之科

可謂謬矣至引李固竇武後賢責備之論直以為非

節義而以羣狡並起睥睨神器只知有曹氏不知有

漢室者皆為節義之罪大違朱子之旨南軒以為羣狡並起睥睨

神而末敢取者一時君子扶持之力云云朱子以為

以為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者黨錮殺戮之禍有

朱子南軒之論相反而乃自托於朱子之旨極可怪

也且曰後世所尚曰黃老曰申韓曰節義曰清談而

人心之慝世道之汚日以益甚云云如此而不謂之

排節義可乎介清所著氣質說及癸巳羅德潤

等疏皆以節義清談並言而斥之夫欲

攻洪千璟輩則當先明節義之實以為節義如此爾

等襲其末流之弊非真節義也云爾則可也今乃直

以節義班之於清談而謂之亾人之國安能免排節

義之名乎此所以反為千璟輩之所攻而卒不得以

辭者歟若其己丑之獄所坐則想與千璟輩相仇之

故排節義之誚已播而背思庵推汝立之事又從而

添加故也其行狀以為朝廷分付列邑搜問與逆賊

相切人蓋意有所在也云而其傳則直以為松江令

郡邑廉問罪人黨與當捕者云古今不相遠朝廷安

有此等分付耶直是無理之言耳混定錄以為介清

與賊遊山之說傳播道路監司洪汝諄以其真偽訪

問于羅州一鄉座首柳潑鄉校堂長申彭年等皆以

明齋遺稿卷二十四
的實回報云似因此事而以為朝廷分付也見囚於
州獄似亦因此也先囚於州獄而後拿去也如崔永
慶初因洪汝諄聞崔三峯之說移文於慶尚道則慶
尚兵使梁士瑩已以風聞捉囚永慶之事也永慶以
前持平為兵使之所徑執則介清之以前縣監見囚
無怪也其受刑則以不首見道高明之書故也今乃
一一歸之於松江亦可笑也見道高明之言又見於
丁未年 宣廟答韓浩之批十季之後 宣廟猶記
之而不念則其初可想也介清供辭又引朱子與陸
子靜陳同甫書尊敬稱道者以飾之而昔季海尹疏

以為數句尊稱書辭間例談云云此等情狀則直是
可惡也大抵吾輩前則全不知其為何如人今因其
書而始得其讀書用工之實有如此者文之不可以
己者如此然其是非本末如右所列君子不可以人
廢言亦不可以言信人則且取節焉可矣向見君頗
有傾心之意又以習聞先訓不足於松江之故其所
捏誣之說一皆信之深恐終累於公正知見茲不免
縷縷如此如以我之所聞為亦出於一偏之說則亦
須考其世按其迹觀其言察其行而自得之而已如
何彼之專怨松江者似是與洪千璟相仇而千璟與

明齋遺稿卷二十四
梁千頃等皆湖南之翹楚者嘗出入於松江之門故也松江之惡介清亦未必不因於此輩也羅德潤等疏不獨訟介清之寃必並與李潑等而伸之而並以為松江之禍則其非松江之禍此可以證之矣許之序引又為重誤後生之一款良可歎也

讀論會疑甚慰甚慰然所示太略未能領會耳要即約之義也有何疑也小註勉齋說尤分明更詳之如何立是立之斯立之立達即通達之達孟子不成章不達之達也小註亦詳釋之第集註無訓是則未可知也第更詳論以示之如何

乙酉二月二日

律已處事之要有何別樣敷演之語唯隨事體究隨處喚醒日日勿放過而書冊浸灌之功不可間斷唯在加之意而已無非進學措業之地勉旃幸甚拯前後哀鳴已至十餘而尚未蒙 許免悶塞何可言昨不獲已以恐死於道路以為國家羞辱為言未知又何以處分也

巳丑四月十九日

府中無他事而接東館稅京商捧公布三節為大云若能律已嚴而御下則寬自奉約而待人則豐似無難事矣

彼中乃商賈利窟也若不饒於賈豎輩而少弛於

關節之託則誦言不暇論而敗機非一端矣

右二條偶閱先人簡牘叔父在蔡府時所上書中語也茲以奉告耳

興學校講武備使人知孝於親忠於國親上事長之道陰雨之備斯爲大矣

言忠信行篤敬蠻貊可行聖訓約而盡矣

此二條則見令書求助後思得此爲最要故及之未知如何

金裨之還聞軍官輩皆以令有厭苦之色不能自安皆懷歸意云如此則不如初不率往也此等當

遴擇可用者接以恩信使之雖遇緩急可以托爲手足然後爲有益若泛取於初而厭棄於終則在我爲無實而人心亦不服矣記曰己怨輕諾責重亦此意也此等酬酢亦加意焉如何

所示云云似多可憂凡事循例則無難而欲盡職責則多礙近聞洛中之議令政者多以爲生疎云固已慮之矣然以義處事以法自守雖或齟齬可無悔咎矣但當局者易迷若咨諏求訪務盡事理則爲尤善唯在加勉辭遞之計亦豈易如意如可遞者邊地非久處之所脫濕豈不好也拯坐拒朝命已半歲矣

分外 恩禮無有限極此間惶悶何以盡諭昨纔呈
疏已九度矣未知又何以 處分也病劣亦日甚神
識日以昏昧自覺時月以異而人皆不諒以為可進
而不進尤悶人也七月一日
自訟之語甚切必有不能自快於心者吾人隨事只
著道理二字苟不背於此二字則得喪毀譽當一切
任之而已但真知實難此窮格之所以先也未知簿
領之暇能有書冊之工耶淡望加勉如何壬辰元月
二十一日
晚悔先生遺文已入刊來月當畢云不勝仰幸所示
序跋文字不但素不習於此等文也季來昏憊益甚

凡百末由自強且精神銷亡無餘文字忘失殆盡自
量恐不能副教也幸恕諒焉若刊畢則一件惠及如

何

四月十日
六日

兀兀庸人之歎豈遇事而發耶正宜自強君子上達
小人下達只在用工與不用工之間加勉如何所謂
犯科非大段事自 上既以分揀則未知有必歸之
義若無他端則為邑民姑留寶合分憂之道如何癸

正月二十三日

答李尚輔

光佐

前春一奉至今不能忘此承惠字如更披敘何慰如

之曾於邸報得見辭職之章為之歎尚矣入臺非無
風采而恐不如韜養之為愈耶荷致意之勤略布陋
見暈甚昏草不能悉意

丙子正月廿三日

書至得審清和侍况珍勝慰感無已前者因優慙乘
暮草草蓋盛季發軔前途甚遠而一鳴驚人穎脫太
早欲效此意而辭不能盡意以老生常談或見鄙斥
矣今承所諭虛受之意甚至又為之媿戢也連見邸
報前後辭職即蒙 恩遞從此可遂歸侍進學之初
計矣為之幸喜為之幸喜

四月二十六日

阻關之餘一字奚啻金玉披翫不能已已第有美疹

為崇志業荒頓之語雖云自訟之辭亦可見有不慊
於心者少壯時節真箇易失而難再竊想振奮而自
力者亦不待他人之言矣千萬加愛無負人望區區
之願也喬伯久益痛惜其仲相繼奄忽福善之理茫
昧如此奈何奈何拯老病日甚只是尸居餘氣何足
言者相望比前稍近而一奉亦未易良足悵然

已卯除夕

書中滿紙縷縷三復愴涕繼以感歎也繼述志事發
揮德業以之可傳於後世是在孝嗣須念此一大事
節哀就禮勉護氣力豈但慰副士友之望而已如鄙
人者病昏衰耗日以漸盡哀教所稱不朽之圖云云

萬萬非所堪只自悼恔而已平日幸得從遊屈指數十餘年而實未能同處周旋所蘊所存誠有未能奉盡者前者挽語病憤之中尤覺草率追切媿悚早晚紀述之成得以寓目則孤陋之幸也書牘依教搜呈而轉眄之頃人事之變至此披閱遺墨不堪愴怳辛巳

正月三日

書牘之藏在箱篋者倉卒未能盡搜落漏者當追上而此中未能騰畱幸騰出之後一一還擲如何庶於未死之前時以省閱以資警益耳

別紙所教諸節皆致思精詳淡用感歎適為過國

祥望哭來棲齋庵未及取致書冊而來僧告忙謂教意必令趁明朝祀事故謹以臆見仰復首一條既是禪前則雖已除衰猶在三年之內也依前一獻無祝恐只如所教未知如何壬午八月十四日

懷川書中論先人處所謂利害之說有一二事實曾有所私辨者欲一布於明見而今遽未果早晚儻得奉晤之便則當更以年譜草並承高誨焉尸居人事日以漸綴而朋簪之會後期良難唯此耿耿而已

數日來不審服履何似憂想不能已三虞用剛日既

禮意如此恐不當改到家翌日行之於剛日似宜矣
即日安神之義似指初虞而言此則剛日之義似為
主未知如何臆見如此唯在裁處窀穸已迫悲悼當
倍切唯乞更加寬抑自護毋致傷損六日之行無進
退否千萬慎愆副此馳誠甲申十一日

歲序已更想惟孝心哀慕對時加切何以堪處亞使
即傳去廿五日哀札得審哀氣力支保無任慰幸

聖候違豫久未復常臣民煎慮曷有其極稍有向安
之候纔亦得聞而加減無常傳說難詳憂鬱罔涯鄙
人處義之方獲蒙開示極用感幸自有徐待春和之

教即當申籲而不敢煩瀆於靜攝之中不免遷延二
旬去月旬間始呈疏則又蒙遣承旨 敦諭矣承旨
之回以臣子分義死有餘誅不敢祈免祇俟罪誣之
意為啓以此姑欲待 聖候勿藥而後更疏虛冒職
名至於經年悶塞奈何京外相親之間皆勸移公州
之境鄙意亦欲稍近營下以為頻聞京報之地如來
教所云而更思之少動必有方伯之狀聞朝廷或意
其就道向前則是為欺天益無遞職之期前頭或有
狼狽之患又不得不趑趄若只就邑底則雖暫離私
次亦與在家無甚異矣緣此依違尚不能變動日夜

戰灼罔知所出矣今承哀教遂決邑底之計雖已差
過恐不容在家更疏欲昇八縣門之外陳疏待命承
批之後因而畱住以遞職爲期未知如何因俊修謝
不能一一只希春寒節哀加護以慰此誠相望隔嶺
信息間闊良可悵歎謹疏 庚寅
所遭清儒事既有妄答姜生之言則其見斥無可怪
者而不料泮儒爲之對疏至於有清儒停舉之命云
惶恐驚憂何可勝說鄭憲之論雖未得聞而前頭無
限層加必無所不至身伏草莽每爲世道之累至於
如此罪戾觸事難贖奈何奈何陳章自列之諭安敢

爲此計向來經季號顛煩瀆已極且於猥疏之上輒
煩史官之遠來以此尤爲惶恐昨於樞府月廩之辭
皆因史官回 啓附達微悃不敢更以文字仰恩矣
况此事雖姓名登於人疏爲惶懼而何敢自爲猥越
以添紛紜於其間耶前頭或至於不可不爲之境亦
不過引罪一段而已鄙計如此乞垂諒察隨示處義
之方幸甚幸甚 庚寅五月二十日

設有陳章之事不過引罪而已但何以措辭則爲
當耶望思量示及也今番泮疏實爲妄著而無人
挽止自謂士論而同歸於黨論此等事最可悶迫

只自咄咄而已泮疏時未得見亦未知措語之果如何也

此月已至祥期只隔數日伏惟孝心罔極哀慕如初何以堪處比來濕熱傷人不審哀候又何似區區憂戀爲倍他時拯不能耐暑漸昏日甚常有溘然之慮殊無足言泮疏臺章添一鬧端又有月廩之撓當有一疏以暴微忱而煩瀆爲懼猶此趑趄不知何以則爲合於自處之宜耶頃者兒子承教而還知見念至深不勝感惕不在我者只當一切任之而最是在我者擿墮如此甚爲私悶幸爲垂意如有可教者不忌

提撥如何東沫久在疾憂中今始進候云謹付候千萬只乞節哀順變俯從禮制加護氣力以慰遠誠

六月

比來潦炎不審氣力何似日月流邁中月又且盡竊惟孝思對時增哀何以堪處區區潮仰不能自己前日所復閏月疑於行事之說率爾仰布迨切耿耿卽與李咨議士亨言及士亨以爲果如是則爲間兩月極未安云此亦更思之胡傳以閏月葬爲非禮者似非以葬爲非禮也乃以數閏爲非禮也蓋公羊則以數閏爲是穀梁則以數閏爲非胡氏從穀梁也若然

則自與數閏之說不同今當從數閏之說則閏月行祭非所疑也前日妄疑可謂錯矣禫之間兩月實為未安未知哀意果何以定之耶銅湖亦以相講耶其意如何看書不詳有此誤疑無任罪訟拯僅僅依昨而昨蒙衣資等物 賜給之恩不勝惶恐草莽賤分所不敢當而係是優老之典且戶曹所送既已遠下辭謝無路冒昧祇受其為惡慙何以盡諭因此拜疏兼辭所冒職名及月廩及惹鬧朝端累及世道待罪之意而事涉猥越只得略暴如此未知如何前承欲見疏草之教忙未改書以草本呈上一覽而還擲且

雖已上訂示謬處如何禫日卜於前月下旬之首則竊想今日己卜得吉矣惟希順變從禮氣力保重以

慰馳誠 庚寅

間頗阻音不審冰至今體起居何似鴻山之行久企而未聞赴召還朝亦似不遠無任鬱慮北來消息憂虞不輕然未有朝夕之急而京外騷屑頗甚人心之易動此尤可慮也 十月十七日

小紙所教淡用感歎目今民心之騷擾如此似是召寇之兆此極可痛所謂固結民心固為當務之急而必須盡刮鱗瘻去其疾苦大有以悅服其心然後可

明齋遺稿卷二十四
望其固結非可以空言爲也只是上無倚仗之臣下
無擔當之人此最可悶所謂自強之策雖若無著手
處亦唯在 聖上之立志一志之立而百爲隨之得
人倚仗在此固結民心在此所以自強者莫不由此
此雖老生之常談亦無外此而可言者殷憂啓聖多
難興邦草莽所祝唯此而已有何別語可以奉助千
萬加勉以副中外之望幸甚幸甚此亦分外之言一
覽而去之幸幸

奉別之後瞻遡常切即承惠札如對顏面千里委任
盛意尤感仍審夏秋以來令體起居神相萬重尤無
任慰仰之至且設施之方蒙示大略淡以爲喜略文
崇質行之以誠不期於效而自有效矣承有春間辭
歸之計私故雖切國事亦重既受一方之任安可容
易去就葭屋之憂亦無所不及略布鄙見如此幸加
意商量如何拯今夏毒熱幸得安過殊以自怪自涼
生病漸作仍成所謂唐瘧之證廢食委頓已月餘矣
老而不死常懷戰兢如履淵冰今得死病未爲不幸
而唯是平生蒙被 聖朝無限 恩數終無秋毫之
補祇得死於牖下此爲死有餘罪耳奈何昨又蒙
恩遣醫看病連 賜藥物只此殘喘寧有服藥求生

明齋遺稿 卷二十四
之道而不敢辭日服一錢參亦踰數十日此亦分外
惶恐也千萬精神昏甚不能一一塞上當早寒唯願
爲國加護以慰遠誠 癸巳

別紙所惠十一種不勝感戢第腆厚至此饋道之
節無乃太過耶竊嘗謂節用而後愛人聖訓極切
今日民窮財盡之患莫非在上者不能節用之弊
也况凶荒賑恤之歲則尤當惕念未知如何既已
遠來不容辭謝媿悚徒淡淡衣布亦始於閔老峯
而遂爲北路一貨米布國家之大禁而以禮服之
資爲名故與者受者俱不以爲嫌心常病之而今

亦不能辭還知其非而受之此亦罪也自訟自訟
略布鄙懷以備隨事裁察

答李公達

澳

所示科業云云旣不免赴科則安得不做工旣不免
做工則文與詩何擇焉唯當於擊蒙要訣論此事處
加意而行之耳至於科業理學兩無所成之歎爲士
者固不可不慮在賢者似亦太早矣賢者季纔弱冠
苟以實心做實功學何患不成科第則只一餘事耳
第向見賢者所爲文與詩俱似未優於得科必須文
理通達而後或文或詩可以唯意所欲矣雖做科工

一邊讀書程課則不可弛也名為做工而悠悠消日使難得底少壯時節未免虛拋則甚可惜又可懼千萬勉旃如何

戊辰二月晦日

即承哀札慰感難量第此暑熱哀候素不健何以支過讀書之課亦望勿太劬苦量力而為之如何且畢一書而責一書之效且常懷聖賢許多書何時盡讀之憂則不免於正助之病忘固不可助實大病須戒之如何今行彥暉來見於交河墓下又來見於樓院得兩宵聯枕寤寤愈甚而學業愈富實可欽尚秋間下來之計若果得遂則何幸如之唯其老人之故朋

友間皆以為難動是可慮也

辛未七月望日

所示閱友事曾已聞之矣然何必如是介介耶聞人之謗只當反躬修省有改無勉而已若有尤人

之意則德無由進而過益成矣幸加意焉所謂痼

弊云云者吾黨之所當各加警惕者也如何

所示懲咎一篇足見箴責克治之意甚可喜也第語泛濫猶未切身恐又走作更宜務去閒思慮唯讀書是勤且大病之餘尤加少愈之戒宜調養保蓄以固

壬申十月望日

真元須一意於安靜收斂工夫如何

能解得且因看他書自有了解處此古人所謂積累

工夫也要在不放過耳

癸酉九月五日

曾知有一訪之意而直至歲暮竟未聞登音豈二豎者為之魔耶相念憧憧獨吟佇立悵夷猶之句耳三餘必有工夫未知著工於何書幸示及以慰離索彥暉聞入清溪山中其得相聞否

丙子臘月十三日

工夫近在何書昆季相與切磋想夙夜征邁又聞立為程課一月六會云蓬麻之益尤為忠甫兄弟喜幸也須敦學提撕不懈益虔以副朋友之望也

丁丑五月三日

停雲之思長夏憧憧即得惠札兼以言志諸作備見

工夫之不懈其慰離索何可量耶為之三復而不能

已也且審調况益佳無復前日之患尤可幸也前後

韻語之示一未奉酬甚非聖人與人歌和之意淡用

媿屈今亦乘忙未果早晚當一效陋誠耳諸作等第

何敢焉且不必等第以犯伊川所戒只敢以鄙見傍

加點抹以呈此亦難免汰哉之誚恐悚時習稊序甚

佳令人起敬詠燕一絕亦有其意欽歎歎

七月八日

公達前書又見多少拙句無他愛而莫助略效此誠

並蒙印可何幸如之義利一絕亦甚警切今人之不

能如古人者正在此關未透耳

已卯元月三日

知從事於朱書為學工夫纖悉備具沉潛熟讀當有所得非草草看過之書也金生為學之意甚誠亦方讀此書不但文義已能通透一一體驗於身心將來所造未可量也真是益友恨左右之不能來同也所論朱孝友言一段可謂直截然此語非為不枉不失而發也甚言世人之蔽惑耳讀者不以辭害義可也聖人所謂惠而不費者亦此意也如何至月十三日戀念之中宋生來聞君所患尚未平快馳慮不已且想情境孤苦必難自遣或動心火則尤可悶也幸須於本源上自用工夫凡百以理自勝自然血氣順度

矣重以有志而不能致力為之歎咤也然病中亦有病中工夫莫非學也加勉為佳壬午四月二十一日

答李叔亨 德欽

意外荷令姪來訪袖致惠札披玩以還若接顏面仍審邇來待下學履萬珍其為慰幸又不可言至於別紙所示尤見用功之實闇然而日章善莫善焉若其因循退轉之戒則既已自警何待人言為之三復欽歎唯願加意自強日乾夕惕益以充闡毋負此心區區之望也揜今夏無事度過亦是怪事昏劣日甚只日就漸盡而已無可言者兩世易名同時蒙 恩蠖

蟻微忱惶感罔涯朝暮八事不容遷延迎禮欲行於
開月而筋力如此將何以奉待 王人應接賓友之
來觀者以此預爲恐懼

辛卯九月十五日

答金季章斗文

以不能更來無以進學爲歎苟持是心念念不憚何
患於無成遠不能來固勢也書中自有餘師亦何必
遠來爲哉楊山朴參判門下亦可進候請益應不之
拒也惠餉蜜果鄙家不用於祭祀前告勿復有此饋
而何又之耶遠惠雖不可却心不能安後則諒止如

何 乙丑九月八日

書到意外平安可慰而何不言冬間所業讀書次第
耶聖賢之書必盡讀然後可以反說約也有不息工
夫然後可以終有成也更須勉旃勿虛送光陰爲望

丁卯二月十二日

家居食力安能免冗幹惟於其中亦有用工夫處非
獨讀書爲學也學者之爲實地工夫者夥矣所期於
吾賢者實不淺淺千萬勿怠以副遠誠

乙酉四月十四日

答朴明澈

屏伏人事相望且遠曾未有一日之雅於左右而于
里貽書勗以古人出處之道滿紙縷縷不啻鄭重若

非愛人之仁憂人之義出於淡誠何以有此自惟無
似實不敢當且感且媿三復增悚不知所以仰諭也
第想左右在遠不能俯悉鄙人之實狀故責誨之厚
至於此勤也欲自布本末以備裁察而還懼煩屑不
敢輒遂唯盛教所謂既不能閉響絕影於始虛紆
異數云云數句語即鄙人之終身自訟者也以世祿
餘裔蒙被 聖恩與天無極而絕無涓埃報效今且
朝暮就木矣此爲賤臣孤 恩負國之罪實無以自
贖奈何虛辱盛誼慙懼徒淡千萬不能盡意

答崔暄

發病求藥尤見切已務實之意益用欽歎第此衰病
無得於已何以及人唯所謂知病而欲去之心僂是
能去之藥者已有古訓不翅分明士患無其志耳志
苟誠矣何患病之難除而學之不進哉感吾友之好
問略布所聞未知以爲如何

戊辰臘月
二十七日

答都允中聖中執中

科場已退賢輩亦且無事或可更來爲五月前計耶
昨來無棲著處且爲科工所撓彼此無所得而罷爲
可悵恨比間則無他外客兒輩亦欲輟工讀書賢若
來同則可好而僕亦欲資警益筆硯之助耳思叔亦

可且了前日校源流之業亦一事也辛酉三月十八日

夏間且做科工否每惜季少輩名為做工而實未力

科未就而年已晚何時了事而讀聖賢書耶以此空

老者滔滔有志之士當自知奮也四月九日

客榻中有何他事若復悠悠則徒曠定省而貽倚門

之勞而已以此自警則雖欲悠悠似不可得也然遊

學京國不但做工而已千萬加勉癸亥七月十一日

書來知入泮之行不遠太學賢士之所關也於以取

友修業不亦善乎言行榮辱之樞機不可不慎從事

於勤謹二字庶乎矣千萬自愛乙丑元月十二日

聞端午後復與文卿偕行云可謂勤矣有志者事竟

成安有志如此而功不成者乎然巡山摘梨之戒亦

不可不念也丙寅閏四月二十四日

離家終歲唯朋友簡編是從所得應不貲矣雖有人

馬不宜閒出入以費光陰况無人馬乎須專心劬業

讀盡所當讀之書胷中方覺豁然矣第若唯以科工

為心則無益矣如昆仲之遠遊勤學直是難得然每

念唯科曰是急或所就者小也如何至月二十七日

承又有入洛之計恐不如守靜讀書之為得也行役

費力虛擲光陰一害也追逐談論只滋口舌二害也

科事得失自有數存不宜枉懷汲汲也

戊辰三月二十七日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四

